

金瓶梅詞話



金瓶梅詞話

第十七冊

蘭陵·笑笑生撰

鑑賞叢書

據明·萬曆本排印
新北京藝文書房出版

鑑賞叢書

金瓶梅詞話

第十七本・定價五角

(自)

全二十本・定價十圓

康德十年一月二十五日印刷

康德十年一月三十日發行

原著者 蘭陵・笑笑生

著作人 趙振興
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

發行人 張松亭
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

印刷人 朱秉政
新京特別市日出町七ノ四

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

發行所 藝文書房

電話(二)一三九二・振替新京四二一九

總發賣元・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印刷・協隆印刷所

金瓶梅詞話 第十七冊 目次

第八十四回	吳月娘大鬧碧霞宮	宋公明義釋消風寨	一二三四
第八十五回	月娘識破金蓮奸情	薛嫂月夜賣春梅	一二四七
第八十六回	雪娥唆打陳經濟	王婆售利嫁金蓮	一二五七
第八十七回	王婆子貪財受報	武都頭殺嫂祭兄	一二七一
第八十八回	潘金蓮托夢守禦府	吳月娘布福募緣僧	一二八二

第八十四回 吳月娘大鬧碧霞宮 宋公明義釋清風寨

冬夏長青不世情，乾坤妙化屬生成。

清標不染塵埃氣，貞操惟持杲石盟。

凡節通靈無並品，孤霜釀味有餘馨。

世人欲問長生術，到底芳姿益壽靈。

話說一日吳月娘，請將吳大舅來商議，要往泰安州頂上，與娘娘進香。西門慶病重之時，許的願心。那時吳大舅保定，備辦香燭紙馬祭品之物，玳安來安兒跟隨，僱了頭口騎，月娘便坐一乘暖轎子。分付：「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西門大姐，好生看家。同姪子如意兒，衆丫頭，好生看孝哥兒。後邊儀門無事早早關了，休要出去外邊。」又分付陳經濟：「休要亂去，同傅夥計大門首看顧。我約莫到月盡就來家了。」十五日晨燒紙通信。晚夕辭了西門慶靈，與衆姊妹置酒作別。把房門各庫門房鑰匙，交付與小玉拿鑰。前後仔細。次日早五更起身離了家門，一行人僱了頭口，衆姊妹送出大門而去。那秋深時分，天寒日短，一日行兩程，六七十里之地。未到黃昏，投客店村坊安歇，次早再行。一路上秋雲淡淡，寒雁嘍嘍；樹木凋落，景物荒涼；不勝悲愴。有詩單道月娘爲夫主遠涉關山，答心願爲證：

平生志節傲冰霜，一點真心格上蒼；

爲夫建許神廟，千里關山姓字香。

話休鑿舌，一路無詞，行了數日，到了泰安州。望見泰山，端的是天下第一名山！根盤地腳，頂接天心，居齊魯之邦，有巖巖之氣象。吳大舅見天晚，投在客店歇宿一宵。次日早起上山，望岱岳廟來。那岱岳廟就在山前，乃宋朝祀典歷代封禪，爲第一廟貌也。但見：

廟居岱岳，山鎮乾坤。爲山岳之至尊，乃萬福之領袖。山頭倚檻，直望弱水蓬萊；絕頂攀松，都是濃雲薄霧。樓臺森聳，金鳥展翅飛來；殿宇稜層，玉兔騰身走到。雕梁畫棟，碧瓦朱簷。鳳屏曉榻映黃紗，龜背綉簾垂錦帶。遙觀聖像，九獅舞舜目堯眉；近觀神顏，袞龍袍湯肩禹背。九天司命，芙蓉掩映絳綃衣；炳靈聖公，赭黃袍偏襯藍田帶。左侍下玉簪朱履，右侍下紫綬金章。闕殿威儀，護駕三千金甲將；兩廊勇猛，擎王十萬鐵衣兵。萬里山下，判官分七十二司；白驛廟中，土神按二十四氣。管太池饒面太尉，日日通靈；掌生死五道將軍，年年顯聖。御香不斷，天神飛馬報丹書；祭祀依時，老幼望風祈護福。嘉寧殿祥雲香霧；正陽門端氣盤旋。正是：萬民朝拜碧霞宮；四海皈依神聖帝。

吳大舅領月娘到了岱岳廟，正殿上進了香，瞻拜了聖像，廟祝道士在傍宣念了文書。然後兩廊都燒化了錢紙，吃了些齋食。然後統領月娘上頂。登四十九盤，攀藤攬葛上去。娘娘金殿在半空中，雲烟深處，約四十五里，風雲雷雨，都望下觀看。月娘衆人從辰時分，岱岳廟起身，登盤上頂，至申時已

後，方到娘娘金殿上，朱紅牌扁，金書碧霞宮三字。進入宮內，瞻禮娘娘金身，怎生模樣？但見：

頭梳九龍飛鳳髻，身穿金縷絳綃衣；藍田玉帶曳長裙，百玉圭璋繫彩袖；臉如蓮露，天然眉目映雲鬢；唇似金朱，自在規模瑞雪體；猶如王母宴瑤池，却似嫦娥離月殿。正大仙容描不就，威嚴形像畫難成。

月娘瞻拜了娘娘仙容，香案邊立着一個廟祝道士，約四十年紀。生的五短身材，三溜鬚鬚，明眸皓齒。頭戴簪冠，身披絳服，足穿雲履。向前替月娘宣讀了還願文疏，金爐內炷了香，焚化了紙馬金銀，令左右小童收了祭供。原來這廟祝道士，也不是個守本分的；乃是前邊岱岳廟裏金住持的大徒弟。姓石雙名伯才，極是個貪財好色之輩，趨時攬事之徒。這本地有個殷太歲，姓殷雙名天錫，乃是本州知州高廉的妻弟。常領許多不務本的人，或張弓挾彈，牽架鷹犬，在這上下二宮，專一唆看四方燒香婦女，人不敢惹他。這道士石伯才，專一藏奸蓄詐，替他賺誘婦女到方丈，任意姦淫，取他喜歡。因見月娘生的姿容非俗，戴着孝冠兒；若非官戶娘子，定是豪家閨眷；又是一位蒼白髭鬚老子跟隨，兩個家童。不免向前稽首，收謝神福；請二位施主方丈一茶。吳大舅便道：「不勞生受，還要趕下山去。」伯才道：「就是下山，也還早哩！」不一時說至方丈裏面。糊的雪白，正面芝蔴花坐牀，柳黃錦帳；香几上供養一軸洞賓戲白牡丹圖畫；左右一聯淡濃之筆，大書：「攜兩袖清風舞鶴；對一軒明月談經。」問吳大舅上姓，大舅道：「在下姓吳名鑑，這個就是舍妹吳氏。因為夫主未還香愿，不當取擾上官。」伯才道：

「既是令親，俱延上坐。」他便主位坐了，便叫徒弟守清守禮看茶。原來他手下有兩個徒弟：一個叫郭守清，一個叫郭守禮；皆十六歲，生的標緻，頭上戴青段道冠，用紅絨繩扎住總角，後用兩根飄帶，身穿青絹道服，脚上涼鞋淨襪，渾身香氣襲人。客至則遞茶遞水，斟酒下菜；到晚來背地來掇箱子。明雖爲師兄徒弟，實爲師父大小老婆。看官聽說，但凡人家好兒好女，切記休要送與寺觀中。女孩兒做女冠，十個九個，都着了道兒。有詩爲證：

琳宮梵剎事因何？
道即天尊釋即佛。

廣栽花草虛清意；
待客迎賓假做作。

美衣麗服裝徒弟；
浪酒開茶戲女娥。

可惜人家嬌養子，
送與師父作老婆！

不一時兩個徒弟，守清守禮房中安放桌兒，就擺齋上來。都是美口甜食，蒸燂餅饊鹹春饅，各樣菜蔬，擺滿春臺。百定磁盞兒，銀杏葉匙，絕品雀舌糖水好茶。吃了茶，收下家火去，就擺上案酒大盤大碗饅饅，都是鷄鴨魚鴨葷菜上來。斟琥珀銀鑲盞，滿泛金波。吳月娘酒來就要起身，叫玳安近前用紅漆盤，托出一疋大布，二兩白金，與石道士作致謝之禮。吳大舅便說：「不當打攪上官，這些微禮致謝仙長，不勞見賜酒食；天色晚來，如今還要趕下山去。」慌的石伯才致謝不已，說：「小道不才，娘娘福蔭！在本山碧霞宮做個住持，仗賴四方錢糧；不管待四方財主，作何項下使用？今聊備粗齋薄饌，倒反勞見賜厚

禮；使小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辭謝再三，方令徒弟收下去。一面留月娘吳大舅坐：好反坐片時，略飲三杯，盡小道一點薄情而已。吳大舅見款留懇切，不得已和月娘坐下。不一時熱下飯上來，石道士分付徒弟：「這個酒不中吃；另打開昨日徐知府老爹，送與的那一罇透瓶香荷花酒來，與你吳老爹用。」不一時徒弟另用熱盞，篩熱酒上來。先滿斟一杯，雙手遞與月娘，月娘不肯接；吳大舅說：「舍妹他天性不用吃酒。」伯才道：「老夫人連路風霜，用些何害？好歹淺用些！」一面倒去半鍾，遞上去與月娘接了。又斟一杯遞與吳大舅說：「吳老爹你老人家試嘗此酒，其味何如？」吳大舅飲了一口，覺香甜絕美，其味深長，說道：「此酒甚好！」伯才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此是青州徐知府老爹，送與小道的酒。他老夫人小姐公子，年年來岱岳廟燒香建醮，與小道相交極厚。他小姐衙內，又寄名在娘娘位下兒。小道立心平淡，慇懃香火，一味志誠，甚是敬愛小道。常年這岱岳廟上下二宮，錢糧有一半征收入庫；近年多虧了我這恩主徐知府老爹，題奏過，也不征收；都全放常住用度，侍奉娘娘香火；餘者接待四方香友。」這裏說話，下邊玳安安跟從轎夫，下邊自有坐處。湯飯點心，大盤大碗酒肉，都吃飽了。

看官聽說，這石伯才窩藏殷天錫，賺引月娘到方丈，要暗中取事，豈不加意奉承？飲了幾杯，吳大舅見天晚要起身。伯才道：「日色將落，晚了趕不下山去。倘不棄，在小道方丈，權宿一宵，明早下山從容些。」吳大舅道：「爭奈有些小行李在店內？誠恐一時小人囉唆！」伯才笑道：「這個何須挂意？如有絲毫差遲，聽得是我這裏進香的，不拘村坊店道，聞風害怕；好不好把店家拿來本州夾打，就叫他尋

賊人下落。」吳大舅聽了便坐住。伯才拿大鐘斟上酒。吳大舅見酒利害，隨往後邊閣上觀看隨喜；伯才便叫徒弟守清引酒，拿鑰匙開門，教大舅觀看去了。這月娘覺身子乏困，便要牀上側側兒；這石伯才一面把房門拽上，外邊坐去了。也是合當有事！月娘方纔牀上搔着，忽聽裏面響了一聲，牀背後紙門內跳出一個人來。淡紅面貌，三柳髭鬚，約三十年紀；頭戴漆青巾，身穿紫錦袴衫。雙關抱住月娘，說道：「小生姓殷名天錫，乃高太守妻弟。久聞娘子乃官豪宅眷，天然國色，思慕已久，渴欲一見，無由得會！今既接英標，乃三生有幸，死生難忘也。」一面按着月娘在牀上求歡。月娘說的慌做一團，高聲大叫：「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沒事把良人妻室，強霸攔在此做甚？」就要奪門而走，被天錫死苦攔攔不放，便跪下說：「娘子莫怪！下顧小生，懇求憐允。」那月娘越高聲叫的聲緊了，口口大叫救人。來安聽見，是月娘聲音，慌慌張張走去後邊閣上，叫大舅說：「大舅快去，我娘在方丈和人合口哩！」這吳大舅兩步做一步，奔到方丈。推門，那裏推得開？只見月娘高聲：「清平世界，攔攔香婦女在此做甚慶？」這吳大舅便叫：「姐姐休慌，我來了。」一面拿石頭把門砸開。那殷天錫見有人來，撒開手，打牀背後一溜烟走了。原來這石道士牀背後，都有出路。吳大舅砸開方丈門，問月娘道：「姐姐！那廝玷污不會？」月娘道：「不會玷污。那廝打牀背後走了。」吳大舅尋道士，那石道士躲去一邊，只教徒弟來支調。吳大舅大怒，喝令手下跟隨，玳安來安兒，把道士門窗戶壁，都打碎了；一面保月娘出離碧霞宮，上了轎子，便趕下山來。約黃昏時分起身，走了半夜，沒天明趕到山下客店內。如此這般，告店

小二說。小二叫苦連聲，說：「不合惹了殷太歲！他是本州知州相公妻弟，有名殷太歲。你便去了，把俺開店之家，他遭場凌辱，怎肯干休？」吳大舅便多與他一兩店錢，取了行李，保定月娘轎子，急急奔走。後面殷天錫氣不捨，率領二三十閑漢，各執腰刀短棒，趕下山來。吳大舅一行人，兩程做一程，約四更時分，趕到一山凹裏。遠遠樹木叢中，有燈光；走到跟前，却是一座石洞；裏面有一老僧秉燭念經。吳大舅問：「老師，我等頂上燒香，被強人所趕，奔下山來。天色昏黑，迷蹤失路至此。敢問老師此處是何地名，從那條路回家去？」老僧道：「此是岱岳東峯，這洞名喚雪洞，貧僧就叫雪洞禪師，法名普靜，在此修行二三十年。你今遇我，實乃有緣，休往前去，山下狼虫虎豹極多。明日早行，一直大道，就是你清河縣了。」吳大舅道：「只怕有人追趕！」老師把眼一觀，說：「無妨，那強人趕至半山，已回去了。」因問月娘姓氏，吳大舅道：「此乃吾妹，西門之妻。因為夫主，來此進香，得遇老師搭救，恩有重報，不敢有忘。」于是在洞內歇了一夜。次日五更，月娘拿出一疋大布謝老師。老師不受，說：「貧僧只化你親生一子，作個徒弟。你意下何如？」吳大舅道：「吾妹止生一子，指望承繼家業；若有多餘，就與老師作徒弟出家。」月娘道：「小兒還小，今纔不到一周歲兒，如何來得？」老師道：「你只許下我，如今不問你要；過十五年纔問你要哩。」月娘口中不言，過十五年，再作理會！遂許下老師。看官聽說：不啻今日許老師一子出家！後來十五年之後，天下荒亂，月娘攜領孝哥兒，往河南投奔靈隱寺，就晉去路，遇老師度化在永福寺，落髮爲僧。此事表過不題。次日月娘辭了老師，往前

所過。走了一日，前有一山攔路。這座山名喚清風山，生的十分險惡。但見：

八面嵯峨，四圍險峻；古怪喬松盤翠蓋，捷牙老樹挂藤蘿；瀑布飛來，寒氣逼人毛髮冷；巖崖直下，清光射目夢魂驚；澗水時聞，推一人齊響。峯巒倒卓，山鳥聲哀；麋鹿成羣，狐狸結黨；穿荆棘往來跳躍尋野食，前後呼號。佇去草坡，一望並無商旅店；行來山徑，週迴盡是死屍坑。若非佛祖修行處，定是強人打劫場。

原來這山，喚做清風山，山上有座清風寨，寨中有三個強寇：一名錦毛虎燕順，一名矮腳虎王英，一個白面郎君鄭天壽。手下聚五百小嘍囉，專一打家劫道，放火殺人。人不敢惹他。當下吳大舅一行人，騎頭口，簇擁着月娘轎子，進入山來。那時天色已落，天色昏黑，不見村坊店道。正在危懼之際，不防地下拋去一條絆馬索子，把吳大舅頭口絆落倒，跌落墮坑內。小嘍囉將月娘轎子，吳大舅一行人，搶上山來。報與三個強寇，閃出一夥小嘍囉，騎着馱垛，逕入山來。吳大舅一行人，都被拿到寨前。三個強寇在寨上，正陪山東及時雨宋江飲酒，宋江因殺了娼婦閻婆惜，逃躲至此，三人留他寨中住幾日。宋江看見月娘，頭戴孝髻，身穿縞素衣服，舉止端莊，儀容秀麗，斷非常人妻子，定是富家閨眷。因問其姓氏。月娘向前道了萬福：「大王，妾身吳氏之女，千戶西門慶之妻，守節孤霜。因為夫主病重，許下泰山香願；先在上，被殷天錫所趕，走了一日一夜，要回家去。不想天晚，誤從大王山下經過；行李歇操，都不敢要，只是乞饒性命，還家萬幸矣！」宋江因見月娘詞氣哀婉動人，便有幾分慈憐之意，乃便

欠身向燕順道：「這位娘子乃是我同僚正官之妻，有一面之識。爲夫主到此進香，因被殷天錫所趕，誤到此山經過。有犯賢弟清躁，也是個烈婦！看我宋江的薄面，放他回去；以全他名節罷。」王英便說：「哥哥，爭奈小弟沒有妻室？讓與小弟做個押寨夫人罷。」遂令小廝囉把月娘攆入他後寨去了。宋江向燕順鄭天壽道：「我怎說一場，王英兄弟就不肯教我做個人情！」燕順道：「這兄弟諸般都好，自吃了有這些毛病：見了婦人女色，眼裏火就愛。」那宋江也不吃酒，同二人走到後寨，見王英正樓着月娘求歡。宋江走到跟前，一把手將王英拉着前邊，便說道：「賢弟既做英雄，犯了溜骨腿三字，不爲好漢！你要尋妻室，等宋江替你做媒，保替你尋一個女子。好的行茶過人，娶來做個夫人；何必要這再醮做甚麼？」王英道：「哥哥，你且胡亂權讓兄弟這個罷！」宋江道：「不好！我宋江久後決然替賢弟擇娶一個好的。不爭你今日要了這個婦人，惹江湖上好漢恥笑！殷天錫那廝，我不上梁山便罷；若上梁山，決替這婦人報了仇。」——看官聽說，後宋江到梁山，做了寨主。因爲殷天錫奪了柴皇城花園，使黑旋風李逵，殺了殷天錫，大鬧了高唐州。此事表過不題。——當日燕順，見宋江說此話，也不問王英肯不肯；喝令轎夫上來，把月娘放了去。吳月娘見放了他，向前拜謝宋江，說：「蒙大王活命之恩！」宋江道：「阿呀，我不是這山寨大王；我是鄆城縣客人。你是拜這三位大王便了。」月娘拜畢，吳大舅保着，離了山寨。上了轎子，過了清風山，往清河縣大道前來。正是：

撞碎玉籠飛彩鳳，
頓開金鎖走蛟龍。

有詩爲證：

世上只有人心歹，萬物還教天養人。

但交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月娘識破金蓮奸情 薛嫂月夜賣春梅

人家養女甚無聊，
倒踏來家更不合；

口稱爹媽虛情意，
權當爲兒假做作。

人戶只嫌恩愛少，
出門翻作怨仇多；

若有一些不到處，
一日一場罵老婆。

話說吳大舅，保月娘這日取路來家，不題。

單表潘金蓮，自從月娘不在家，和陳經濟兩個，前院後庭，如鷄兒趕彈兒相似，纏做一處。無一日不會合。一口金蓮眉黛低垂，腰肢寬大；終日風思睡，茶飯懶嚥。叫經濟到房中說：「奴有件事告你說：這兩日眼皮兒懶待開，腰肢兒漸漸大，肚腹中梭梭跳，茶飯兒怕待吃，身子好生沉困。有你爹在時，我求薛姑子符藥衣胞，那等安胎，自沒見個踪影；今日他沒了，和你相交多少時兒，便有了孩子。我從三月內洗換身上，今方六個月，已有半肚身孕。往常時我排碯人，今日却輪到我頭上！你休推睡裏夢裏！趁你大娘還未來家，那裏討貼墜胎的藥，趁早打落了這胎氣。脫了身，奴走一步也伶俐。不然弄出個怪物來，我就惹了無常罷了。再休想擡頭見人。」經濟聽了便道：「咱家鋪中諸樣藥都有，倒不知那幾種兒墜胎？又沒方修合。你放心，不打緊處！大街坊胡太醫，他大小方脈，婦人科，都善治；常在

咱家看病。等我問他那裏，贖取兩貼，與你吃，下胎便了。」婦人道：「好哥哥，你上緊快去，救救之命！」這陳經濟包了三錢銀子，逕到胡太醫家叫問。胡太醫正在家，出來相見聲諾，認的經濟西門大官人女婿，讓坐說：「一向稀面！動問到舍，有何見教？」經濟道：「別無干瀆。」向袖中取出白金三星：「充藥資之禮，敢求下良劑一二貼，足見盛情。」胡太醫說道：「我家醫道大方脈，婦人科，小兒科，內科外科，加減十三方，壽域神方，海上方，諸般雜症方，無不通曉；又專治婦人胎前產後。且婦人以血爲本，藏于肝，流于臟，上則爲乳汁，下則爲月水，合精而成胎氣。女子十四而天癸至，脈任通放，月候按時而行。常以三旬一見則無病，一或血氣不調，則陰陽愆伏。過於陽，則經水先期而來；過於陰，則經水後期而至；血性得熱而流，寒則凝滯。過與不及，皆致病也。冷則多白，熱則多赤；冷熱不調，則赤白帶。大抵血氣和平，陰陽調順，其精血聚而包胎成，心腎二脉，應手而動；精盛則爲男，血勝則爲女，此自然之理也。胎前必須以安胎爲本，如無他疾，不可妄服藥餌；待十月分娩之時，尤當謹護，不然恐生產後諸疾。慎之！慎之！」經濟笑道：「我不要安胎，我今只用墜胎藥。」胡太醫道：「天地之間，以好生爲本。人家十個九個，只要安胎的藥，你如何倒要墜胎？沒有沒有。」經濟見他掣肘，又添了二錢藥資，說：「你休管他，各人自有用處！此婦子女生落不順，情願下胎。」這胡太醫，接了銀子，說道：「不打緊！我與你一服：『紅花一掃光』，吃下去，如人行五里，其胎自落矣。有西江月爲證：

牛膝蟹瓜甘遂，定磁大戟羌花。斑毛赭石與礪砂，水銀與芒硝研化；又加桃仁通草，麝香文帶凌花；更燕醋煮好紅花，管取孩兒落下。」

經濟於是討了兩貼紅花一掃光，作辭胡太醫。到家遞與婦人，一五一十說了。到晚夕，煎紅花湯吃下去，登時滿肚裏生疼。睡在炕上，教春梅按在身，只情揉揣。可煞作怪！須臾，坐淨桶，把孩子打下來了。只說身上來，令秋菊攜草紙倒將重淨毛司裏。次日掏坑的漢子挑出去，一個白胖的小廝兒；常言：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消幾日，家中大小都知，金蓮養女塔，偷出私肚子來了。

却說吳月娘有日來家。往回泰安州去了半個月光景，來時正值十月天氣。家中大小接著，如天上落下來的一般。月娘到家中，先到天地佛前炷了香，然後西門慶靈前拜罷，告訴孟玉樓衆姊妹家中大小，把岱岳廟中及山寨上的，從頭告訴一遍；因大哭一場。合家大小，都來參見了。月娘見姪子抱孝哥兒到跟前，子母相會在一處，燒紙置酒，管待吳大舅回家。晚夕衆姊妹與月娘接風，俱不在話下。到第二日，月娘路上風霜跋涉，着了辛苦，又乞了驚怕，身上疼痛沉困，整不好了兩三日。那秋菊在家，把金蓮經濟，兩人幹的勾當，聽的滿耳滿心，要走上房告月娘說：「二人怎生偷出私肚子來；傾在毛司裏，乞掏坑的掏出去。何人不看見？」又被婦人好生打罵，含恨正沒發付處，走到上房門首，又被小玉噤罵在臉上，打耳刮子，打在臉上，罵道：「賊說舌的奴才！趁早與我走！俺奶奶遠路來家，身子不快活，還未起來，趁早與我走！氣了他，倒值了多少的？」罵的秋菊忍氣吞聲，啞啞而退。一日，也是合當有事，經濟進

來尋衣裳，婦人又在他在翫花樓上，兩個做得好。被秋菊走到後邊，叫了月娘來看，說道：「奴婢兩番三次，告大娘說不信：娘不在，兩個在家，明睡到夜，夜到明，偷出私肚子來；與春海兩個都打成一家。今日兩人，又在樓上幹歹事。不是奴婢說謊，娘快些瞧去。」月娘急忙走到前邊。兩個還未下樓；不想金蓮房簾籠內，馴養得個鸚哥兒會言語，高聲叫大娘來了。春梅正在房中聽見，迎出來，見是月娘。比及樓上叫婦人，先是經濟拿衣服下樓往外走，被月娘喝罵了幾句，說：「小孩兒沒記性，有要沒進來撞甚麼？」經濟道：「鋪子內人等着，沒人尋衣裳。」月娘道：「我那等分付教小廝進來取，如何又進來寡婦房裏，有要沒緊做甚麼？沒廉恥！」幾句罵得經濟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婦人羞的半日不敢下來。然後下來，被月娘儘力數說了一頓，說道：「六姐今後再休這般沒廉恥！你我如今是寡婦人，比不的有漢子。香噴噴在家裏，臭烘烘往外頭。盆兒罐兒，都有耳朵；你有要沒緊，和這小廝纏甚麼？教奴才們背地排說的碜死了。常言道：『男兒沒性寸鐵無鋼，女人無性爛如麻糍。』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你有長俊正條，肯教奴才排說你？在我跟前說了幾遍，我不信，今日親眼看見，說不的了。我今日說過，要你自家立志，替漢子爭氣！像我進香去兩番三次，被強人擄掠迫勒；若是不正氣的，也來不到家了。」金蓮吃月娘數說，羞的臉上紅一塊，白一塊，口裏說一千個沒有，只說：「我在樓上燒香，陳姐夫自去那邊尋衣服，誰和他說甚話來？」當下月娘亂了一回，歸後邊去了。

晚夕西門大姐在房內，又罵經濟：「賊囚根子！敢說又沒真贗實犯？拿住你，你還那等嘴巴巴的！今

日兩個又在樓上做甚麼？說不的了，兩個弄的好碜兒，只把我合在缸底下一般！那淫婦要了我漢子，還在我跟前拿話兒拴縛人。毛司裏磚兒，又臭又硬，恰似強伏着那個一般。他便羊角葱，靠南牆，老辣已定，你還在這屋裏雌飯吃！」經濟罵道：「淫婦！你家收着我銀子，我瞞你家飯吃？」使性往前邊來了。自此已後，經濟只在前邊，無事不敢進入後邊來。取東取西，只是耽安安兩個往樓上取去。每日飯食，晌午還不拿出來，把傳影計餓的，只拿錢街上盪麪吃。正是龍鬬虎爭，苦了小猱。各處門戶，日頭半天，老早關了。由是與金蓮兩個，恩情又間隔阻了。經濟那邊陳宅房子一向教他母舅張團練看守居住，張團練革任在家閒住，經濟早晚往那裏吃飯去。月娘亦不追問。兩個隔別，約一月不得會面；婦人獨在那邊，挨一日，似三秋，過一宵，如半夏；怎禁這空房寂靜，慾火如蒸？要見他一面，難上之難；兩下音信不通，這經濟無門可入。忽一日見薛嫂兒打門首經過，有心要托他寄一紙柬兒，到那邊與金蓮，訴其間阻之事，表此肺腑之情。一日推門外討帳，騎頭口，逕到薛嫂家。拴了驢子，掀簾便問：「薛媽在家？」有仙兒子薛紀媳婦兒金大姐，抱孩子在炕上，伴着人家賣的兩個使女；聽見有人叫薛媽，出來問是誰？經濟道：「是我問薛媽在家不在？」金大姐道：「姑夫請家來坐。俺媽人家兒了頭面，討銀子去了。有甚話說，使人叫去。」連忙點茶與經濟吃。少坐片時，只見薛嫂兒來了，同經濟道了萬福，說：「姑夫那陣風吹來我家？」叫：「金大姐倒茶與姑夫吃。」金大姐道：「剛纔吃了茶了。」經濟道：「無事不來，如此這般，我與我五娘勾搭日久；今被秋菊丫頭讒舌，把俺兩個姻緣拆散。大娘與大姐甚是疎淡

我，我與六姐拆散不開；二人離別日久，音信不通。欲稍寄數字進去與他，無人得到內裏；須臾及你，如此這般，通個消息。」向袖中取出兩銀子來：「這些微禮，權與薛媽買茶吃。」那薛嫂一聞其言，拍手打掌笑起來，說道：「誰家女婿戲丈母？世間那裏有此事。姑夫你實對我說，端的你甚麼得手來？」經濟道：「薛媽禁聲，且休取笑！我有這東帖封好在此，好歹明日替我送與他去。」薛嫂一手接了，說：「你大娘從進香回來，我還沒看他去；兩當一節，我去走走。」經濟道：「我在那裏討你信？」薛嫂道：「往鋪子裏尋你回話。」說畢，經濟騎頭口來家。

次日薛嫂提着花箱兒，先進西門慶家。上房看見月娘，坐了一回；又到孟玉樓房中；然後纔到金蓮這邊。金蓮正放桌兒吃粥。春梅見婦人悶悶不樂，說道：「娘，你老人家也少要憂心！何仙姑，人人說他有丈夫。是非來入耳，不聽自然無，古昔仙人，還有小人不足之處，休說你我！如今爹也沒了，大娘他養出個暮生兒來，莫不也來路不明？他也難管我你暗地的事！你把心放開，料天塌了，還有撒天大漢哩。人生在世，且風流了一日，是一日。」于是篩上酒來，遞一鍾與婦人說：「娘且喝一杯兒膠酒，解解愁悶。」因見塔下兩隻犬兒，交戀在一處，說道：「畜生尚有如此之樂，何況人而反不如此乎？」正飲酒，只見薛嫂來到，向前道了萬福，笑道：「你娘兒兩個好受用！」因觀二犬戀在一處，笑道：「你家好祥瑞！你娘兒們看着，怎不解許多悶？」于是又遞個萬福。婦人道：「那陣風兒今日吹你來？怎的一向不來走走？」一面讓薛嫂坐。薛嫂道：「我鎮日不知幹的甚麼，只是不得閑。大娘頂上進了香，

遞着着他，剛纔好不怪我！西房三娘也在板前，留了我兩對翠花，一對大翠團髮，好快性！就秤了八錢銀子與我。只是後邊住的雪娘，從八月裏娶了我二對線花兒，該二錢銀子來，一些沒有支用着，白不與我，好慳吝的人。我對你說，怎的不見你老人家？」婦人道：「我這兩日身子有些不快，不曾出去走動。」春梅一面篩了一鍾酒，遞與薛嫂兒。薛嫂連忙道萬福，說：「我進門就吃酒。」婦人道：「你到明日養個好娃娃。」薛嫂兒道：「我養不的。俺家兒子媳婦兒金大姐，到新添了個娃娃兒來。纔兩個月來。」又道：「你老人家沒了爹，終久這般冷冷清清了。」婦人道：「說不得！有他在好了。如今弄得俺娘兒門，一折一磨的！不瞞老薛說，如今俺家中人多舌頭多；他大娘自從有了這孩兒，把心腸兒也改變了。姊妹不似那咱親熱了。這兩日，一來我心裏不自在；二來因些閒話，沒曾往那邊去。」春梅道：「都是俺房裏秋菊這奴才！大娘不在，露空架了俺娘一篇是非。把我也扯在裏面，好不亂哩。」薛嫂道：「就是房裏使的，那大姐他怎的倒弄主子？穿青衣，抱黑柱，這個使不的。」婦人使春梅：「你瞧瞧那奴才，只慌他來亂聽。」春梅道：「他在廚下揀米哩。這破包養奴才，在這屋裏，就是走水的槽！單管屋裏事兒，往外學舌。」薛嫂道：「這裏沒人，咱娘兒們說話。直道昨日陳姐夫，到我那裏，如此這般告訴我。乾淨是他窺犯你們的事兒了；陳姐夫說：他大娘數說了他，各處門戶都緊了，不託他進來取衣裳，拿藥材；又把大姐搬進東廂房裏住；每日晌午還不拿飯出來與他吃，餓的他只往他母舅張老爹那裏吃去。一個親女婿不託他，到託小廝，有這個道理？他有好一向沒得見你老人家，巴巴央及我，稍了

個東兒，多多拜上你老人家，少要焦心。左右爹也是沒了，爽利放倒身，大做一做，怕怎的？點根香，怕出烟兒，放把火，倒也罷了。」于是取出經濟封的東帖兒遞與婦人。拆開觀看，別無甚話，上寫紅綉鞋一詞：

機廟火，燒皮肉；藍橋水，滾過咽喉。緊按納風聲滿南州，畢了終是染污，成就了倒是風流。不甚麼也是有。

六姐妝次

下書經濟百拜上

婦人看畢，收了入袖中。薛嫂兒道：「他教你回個記色與他。寫幾個字兒稍了去，方信我送的有個下落。」婦人教春梅陪着薛嫂吃酒。他進入房半晌，拿了一方白綾帕，一個金戒子兒。帕兒上也寫着一詞在上，說道：

我爲你就驚受怕；我爲你折挫渾家；我爲你脂粉不曾搽。我爲你在人前拋了些見識；我爲你奴婢上使了些銀錢；咱兩個一雙憔悴殺。

婦人寫了，封得停當，交與薛嫂，便說：「你上覆他：教他休要使性兒，往他母舅張家那裏吃飯，惹他張舅唇齒；說你在丈人家做買賣，却來我家吃飯？顯得俺們都是沒處活的一般，教他張舅怪。或是沒有飯吃，教他鋪戶裏拿錢，買些點心和夥計吃便了。你使性兒不進來，和誰賭氣哩？却是賊人胆兒虛

「一觀。」薛嫂道：「等我對他說。」婦人又與薛嫂五錢銀子。作別出門，來到前邊鋪子裏，尋見經濟，兩個走到僻靜處說話。把封的物事遞與他：「五娘說教你休使性兒賭氣，教你常進來走走；休往你張舅家吃飯去，惹人怪。」因拿出五錢銀子與他瞧：「此是裏面與我的。漏眼不藏絲，久後你兩個愁不會在一答裏？對出來，我驗放在那裏？」經濟道：「老薛，多有累你！」深深與他唱喏。那薛嫂走了兩步又回來，說：「我險些忘了一件事！剛纔我出來，大娘又使丫頭綉春叫我進去，叫我晚上來領春梅，要打發賣他。說他與你們做牽頭，和他娘通同養漢。敢就因這件事？」經濟道：「薛媽你只個領在家，我改日到你家見他一面，有話問他。」那薛嫂說畢，回家去了。

果然到晚夕月上的時分走到，領春梅到月娘房中，月娘開口說：「那咱原是你手裏十六個銀子買的，你如今拿十六兩銀子來是了。」分付小玉：「你看著到前邊收拾了。教他帶身兒出去，休要帶出衣裳去了。」那薛嫂兒到前旁，向婦人如此這般：「他大娘叫我領春梅來了，對我說：『他與你老人家通同作弊，偷養漢子。』」不管長短，只問我要原價。」婦人聽見說領賣春梅，就睜了眼半日，說不出話來。不覺滿眼落淚，叫道：「薛嫂兒！你看我娘兒兩沒漢子的好苦也。今日他死了多少時兒？就打發我身邊人！他大娘這般沒人心仁義，自恃他身邊養了個尿胞種，就放人跑到泥裏。李瓶兒孩子，週半還死了哩！花巴痘疹未出，赤道天怎麼算計？就心高遮了太陽！」薛嫂道：「孩子出了痘疹了沒曾？」婦人道：「何曾出來了？還不到一週兒哩。」薛嫂道：「春梅姐說：爹在日，曾收用過他？」婦人道：「敢

用過二字兒？死鬼把他當心肝肺腸兒一般看待。說一句聽十句，要一奉十。正經成房立紀，老婆且打尋後；他要打那個小廝十棍兒，他爹不敢打五棍兒。」薛嫂道：「可又來，大娘差了！爹收用的這個出色姐兒，打發他，箱籠兒也不與，又不許帶一件衣服兒，只教他髻身兒出去，隣舍也不好看的。」婦人道：「他對你說，休教帶出衣裳去？」薛嫂道：「大娘分付小玉姐便來教他看着，休教帶衣裳出去。」那春梅在傍聽見打發他，一點眼淚也沒有，見婦人哭，說道：「娘你哭怎的？奴去了，你耐心兒過，休要思慮壞了。你思慮出病來，沒人知你疼熱的！等奴出去，不與衣裳也罷；自古好男不吃分時飯，好女不穿線時衣。」正說着，只見小玉進來，說道：「五娘，你信我奶奶，倒三顛四的！小大姐扶持你老人家一場，瞞上不瞞下！你老人家拿出他箱子來，揀上色的包與他兩套，教薛嫂兒替他拿了去，做個紀念兒，也是他番身一場。」婦人道：「好姐姐，你到有點仁義。」小玉道：「你看誰人保得常無事？蝦蟆促織兒，都是一鉞土上人。鬼死狐悲，物傷其類。」一面拿出春梅箱子來，是戴的汗巾兒，翠簪兒，都叫他拿去。婦人揀了兩套上色羅段衣服鞋腳，包了一大包；婦人體已與了他幾件釵梳簪墜戒子；小玉也頭上拔下兩根簪子來，遞與春梅。餘者珠子繡絡銀絲雲髻，遍地金，妝花裙襖，一件兒沒動，都拾到後去了。春梅當下拜辭婦人小玉，洒淚而別。臨出門，婦人還要他拜辭拜辭月娘衆人，只見小玉搖手兒；這春梅跟定薛嫂頭也不回，揚長決裂，出大門去了。小玉和婦人送出大門回來，小玉到上房回大娘，只說髻身去了，衣服都留下沒與他。這金蓮歸進房中，往常有春梅娘兒兩個，相親相熱，說知心話兒；今

日他去了，丟得屋裏冷冷落落，甚是孤悽。不覺放聲大哭。有詩爲證：

耳畔言猶在，于今恩愛分；

房中人不見，無語自消魂。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雪娥唆打陳經濟 王婆售利嫁金蓮

人生雖未有十全，處事規模要放寬。

好事但看君子語，是非休聽小人言。

但看世俗如幻戲，也畏人心似隔山。

寄與知音女娘道，莫將苦處認爲甜。

話說潘金蓮，自從春梅出去，房中納悶不題。單表陳經濟次日，早飯時出去，假作訂帳，騎頭口到於薛嫂兒家。薛嫂兒正在屋裏，一面讓進來坐。經濟拴了頭口，進房坐下。點茶吃了。春梅在裏間屋裏不出來。薛嫂故意問：「姐夫來有何話說？」經濟道：「我往前街討帳，竟到這裏。昨晚大小姐出來了，在你這裏？」薛嫂道：「是在這裏，還未上主兒哩。」經濟道：「在這裏，我要見他。和他說句話兒。」薛嫂故作喬張致，說：「好姐夫！昨日你家丈母，好不分付我；因爲他們通同作弊，弄出醜事來，纔被他打發出門；教我防範你們，休要與他會面說話。你還不趁早去哩？只怕他一時使將小廝來看見，到家學了，又是一場兒。倒沒的弄的我也上不得門。」那經濟便笑嘻嘻，袖中拿出一兩銀子來：「權作一茶。你且收了，改日還謝你。」那薛嫂見錢眼開，說道：「好姐夫！自恁沒錢使，將來謝我。只是我去年臘月，在你鋪子裏當了人家兩付扣花枕頂，將有一年來，本利計八錢銀子。你討與我罷。」

經濟道：「這個不打緊，明日就尋與你。」這薛嫂兒，一面請經濟裏間房裏去，與春梅廝見，一面叫他媳婦金大姐定菜兒，去買茶食點心。又打了一壺酒，并肉餅之類，教他二人吃。這春梅看見經濟，說道：「姐夫，你好人兒！就是個弄人的創子手。把俺娘兒兩個，弄的上不上，下不下，出醜惹人嫌，到這步田地。」經濟說：「我的姐姐！你既出了他家門，我在他家也不久了。妻兒趙迎春，各自尋投奔；你教薛媽替你尋個好人家去罷！我醜非已是入不的睦了。我往東京俺父親那裏去，計較了回來，把他家女兒休了。只要我家寄放的箱子。」說畢，不一時，薛嫂買將茶食酒菜來，放炕桌兒擺了，兩個做一處飲酒敘話。薛嫂也陪他吃了兩鍾。一遞一句，說了回月娘心狠，宅裏恁個出色姐兒出來，通不與一件衣服簪環！就是往人家上主兒去，裝門面也不好看。還要舊時原價；就是清水這碗裏，傾倒那碗內也拋撒些兒。原來這等夾腦風！臨出門時，倒虧了小玉，做了個分上，教他娘拿了兩件衣服與他。不是往人家相去，拏甚麼做上蓋？比及吃得酒濃時，薛嫂教他媳婦金大姐，抱孩子躲去人家坐的，教他兩個在裏間自在坐個房兒。正是：

雲淡淡天邊鷺鳳；

水沉沉波底鴛鴦。

寫成今世不休書；

結下來生懼喜帶。

兩個一度作別，比時難割難捨。薛嫂恐怕月娘使人來贖，連忙攛掇經濟出港，騎上頭口來家。還不上兩日，經濟又稍了兩方銷金汗巾，兩雙膝褲與春梅。又尋枕頭出來與薛嫂兒。拏銀子打酒，在薛嫂兒房

內，正和春梅吃酒；不想月娘使來安小廝來，來催薛嫂兒，怎的還不上主兒？看見頭口拴在門首，來安兒到家學了舌，說：「姐夫也在那裏來。」這月娘聽了，心中大怒。使人一替兩替，叫了薛嫂兒去，儘力數說了一頓：「你領了奴才去，今日推明日，明日推後日，只顧不上緊替我打發；好窩藏着養漢，掙錢兒與你家使？若是不打發，把丫頭還與我領了來。我另叫馮媽媽子賣，你再休上來。」這薛嫂兒聽了，到底還是媒人的嘴；恨不的生出八個口來，說道：「天麼，天麼！你老人家怪我送了！我趕着增福神着棍打？你老人家照顧我，怎不打發？昨日也領着走了兩三個主兒，都出不上，你老人家要十六兩原價，俺媒人家，那裏有這些銀子賠上？」月娘又道：「小廝說陳家種子，今日在你家，和丫頭吃酒來。」薛嫂慌道，「耶嚟，耶嚟！又是一場兒！還是去年臘月，當了人家兩付枕頂，在咱家獅子街鋪內，銀子收了；今日姐夫送枕頭與我，我讓他吃茶，他不吃，忙就上頭口來了。幾時進屋裏吃酒來？原來咱家這大官兒，這快搗謊鴛鴦。」月娘吃他一篇，說的不言語了。說道：「我只怕一時被那種子設念，隨那差了念頭。」薛嫂道：「我是三歲小孩兒，豈可這些事兒不知道？你那等分付了我，我長的好，短吃好？他在那裏，也沒得久停久坐；與了我枕頭，茶也沒吃，就來了。幾曾見咱家小大姐兒來？萬物也要個真實，你老人家就數落我起來。既是如此，如今守備問爺府中，要他圖生長，只出十二兩銀子；看他若添到十三兩上，我免了銀子來罷。說起來守備老爺，前者在咱家酒席上，也曾見過小大姐來。因他會這幾套唱，好模樣兒，纔出這幾兩銀子。又不是女兒。其餘別人，出不上出不上。」這薛嫂當下和月娘，

砑死了價錢。次日早把春梅，收拾打扮，粧點起來：戴着圍髮囊兒，滿頭珠翠，穿上紅段襖兒，下着藍段裙子，足上雙蓮尖趨趨。一頂轎子，送到守備府中。周守備見了春梅，生的模樣兒，比舊時越好。又紅又白，身段兒不短不長，一對小腳兒。滿心歡喜，就兌出五十兩一錠元寶來。這薛嫂兒擎來家，鑒下十三兩銀子，往西門慶家交與月娘。另外又擎出一兩來說：「是周老爺賞我的喜錢，你老人家這邊不與我些兒？」那吳月娘只得免不過，又秤出五錢銀子與他。恰好他還禁了三十七兩五錢銀子。十個九個媒人，都是如此轉錢養家。

却表陳經濟見賣了春梅，又不得往金蓮那邊去；見月娘凡事不理他，門戶都嚴禁；到晚夕親自出來，打燈籠前後照看了，方纔關後邊儀門夜裏上鎖，方纔睡去；因此弄不得手脚。十分急了。先和西門大姐囑了兩場，淫婦前淫婦後罵大姐：「我在家作女婿，不道的雌飯吃吃罷了，你家都收了我許多金銀箱籠。你是我老婆，不顧瞻我，反說我離你家飯吃！我自吃你家飯來？」罵的大姐，只是哭涕。十一月二十七日，孟玉樓生日。玉樓安排了幾碟酒菜點心，好意教春鴻拿出前邊鋪子，教經濟陪傅夥計吃；月娘便攔說：「他不是才料，休要理他。要與傅夥計，自與傅夥計自家吃就是了，不消叫他。」玉樓不肯。春鴻拿出來，擺在木櫃上；一大壺酒，都吃不勾，又使來安後邊要去。傅夥計便說：「姐夫不消要酒去了。這酒勾了，我也不吃了。」經濟不肯，定教來安要去。等了半晌，來安兒出來，回說沒了酒了。這陳經濟也有半酣酒兒在肚內，經濟又使他要去，那來安不動。又另擎錢打酒來吃着，罵來安兒：「賊小

奴才兒，你別要慌！你主子不待見我，連你這奴才們也欺負我起來了！使你使兒不動！我與你家作女婿，不道的酒肉吃傷了，有爹在怎麼行來？今日爹沒了，就改變了心腸，把我來不理，都亂來擠撮我。我大丈母聽信奴才言語，反防範我起來！凡事託奴才不託我，由他，我好耐聲耐怕兒。」付夥計勸道：「好姐夫，快休舒言。不敬奉姐夫，再敬奉誰？想必移邊忙，怎不與姐夫吃。你罵他不打緊，牆有縫，壁有耳，恰似你醉了一般。」經濟道：「老夥計，你不知道！我酒在肚裏，事在心頭。俺丈母聽信小人言語，駕我一篇是非。就算我人了人，人沒了我。好不好，我把這一屋子裏老婆，都刮刺了，到官也只是後丈母通好，論個不應罪名。如今我先把你家女兒休了，然後一紙狀子，告到官；再不，東京萬壽門進一本：你家見收着我家許多金銀箱籠，都是物，應沒官贓物。好不好，把你這幾間業房子，都抄沒了。老婆便當官變賣。我不圖打魚，只圖混水要子。會事的，把俺女婿須收籠着，照舊看待，還是大鳥便益。」付夥計見他話頭兒，來的不好，說道：「姐夫你原來醉了！王十九自吃酒，且把散話革起。」這經濟睜眼瞅着付夥計，便罵：「賊老狗，怎的說我散話？揭起我醉了！吃了你家酒了？我不才是他家女婿嬌客；你無故只是他家行財，你也擠撮我起來！我教你這老狗別要慌！你這幾年轉的俺丈人錢勾了，飯也吃飽了；心裏要打夥兒，把我擠發了去，要獨權兒做買賣，好禁錢養家。我明日本狀內，也帶你一筆，教你跟着打官司。」那付夥計最是個小膽兒的人，見頭勢不好，穿上衣裳，悄悄往家，一溜烟走了。小廝收了家活後邊去了。經濟倒在炕上，睡下一宿。晚景題過。

次日，付夥計早晨進後邊見月娘，把前事具訴一遍哭哭；啼啼，要告辭家去，交割賬目，不做買賣了。月娘便勸道：「夥計你只安心做買賣，休要理那潑才料，如臭屎一般丟着他。當初你家爲官事，投到俺家來權住着，有甚金銀財寶？也只是大姐幾件妝奩，隨身箱籠；你家老子，便躲上東京去了。教俺家那一個不恐怕小人不足，晝夜就憂的那心。你來時纔十六七歲，黃毛團兒也一般，也虧在丈人家養活了這幾年，調理的諸般買賣兒都會！今日翅膀毛兒乾了，反恩將仇報，一掃帚掃的光光的，小孩兒家說話欺心。這沒天理！到明日只天照看他。夥計你自安心，做你買賣，休理他便了。他自然也羞。」一面把付夥計安撫住了不題。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印子舖，擠着一屋裏人，贖討東西。只見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送了一壺茶來，與付夥計吃，放在桌上。孝哥兒在奶子懷裏，哇哇的只管哭。這陳經濟對着那些人，作要當真說道：「我的哥哥乖兒，你休哭了。」向衆人說：「這孩子倒像我養的，依我說話，教他休哭，他就不哭了。」那些人就呆了。如意兒說：「姐夫，你說的好妙話兒！越發叫起兒來了！看我進房裏說不說。」這陳經濟趕上，踢了奶子兩腳，戲罵道：「怪賊還還！你說不是，我且踢個響屁股兒着。」那奶子抱孩子走到後邊如此這般，向月娘哭說：「經濟對衆人，將哥兒這般言語發出來。」這月娘不聽便罷，聽了此言，正在鏡臺邊梳頭，半日說不出話來。往前一撞，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但見：

荆山玉損，可惜西門慶正室夫妻；寶鑑花殘，枉費九十日東君匹配。花容淹淡，猶如西國芍藥

倚朱欄；檀口無言，一似南海觀音來入定。小園昨日春風急，吹折江梅就地拖。

撓了小玉，叫將家中大小，扶起月娘來炕上坐的。孫雪娥跳上炕撒了半日，昏昏迷迷下去，半日甦醒過來。月娘氣堵心胃，只是哽咽，哭不出聲來。奶子如意兒，對孟玉樓，孫雪娥將經濟對眾人將哥兒戲言之事，說了一遍：「我好意說他，又趕着我踢了兩腳。把我也氣的發昏在這裏。」雪娥扶着月娘，待衆人散去，悄悄在房中，對月娘說：「娘也不消生氣，氣的你有些好歹，越發不好了。這小廝因賣了春梅，不得與潘家那淫婦弄手腳，纔發出話來。如今一不做，二不休：大姐已是嫁出女，如同賣出田一般，咱願不的他這許多。常言養蠅蠅得水蟲兒病，只願教那小廝在家裏做甚麼？明日哄賺進後邊，老實打與他一頓，即時趕了離門，教他家有去。然後叫將王媽媽子，來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把那淫婦教他領了去，變賣嫁人。如同臭屎，掠將出去，一天事都沒了。平空留着他在屋裏做甚麼？到明日沒的把咱們也扯下水去了。」月娘道：「你說的也是。當下計議已定了。到次日飯時已後，月娘埋侍下丫鬚媳婦七八個人，各拿短棍棒槌；使小廝來安兒，請進陳經濟來後邊，只推說話，把儀門關了。教他當面跪着，問他：「你知罪麼？」那陳經濟也不跪，還似每常臉兒高揚。月娘便道：「有長詞爲證：」

起初時，月娘不觸犯，龐兒變了。次則陳經濟，耐搶白，臉面揚着：「不消你扯話兒絮叨叨，須和你討個分曉。」月娘道：「此是你丈人深宅院，又不是鹽春院，鶯燕巢；你如何把他婦女廝調？他是你丈人愛妾，寡居守孝；你因何把他戲嘲？也有那沒廉恥斜皮，把你刮刺上了。自

古母狗不掉尾，公狗不跳槽。都是些污家門罪犯難饒。」陳經濟道：「閃出影縛鍾馗母妖！你作成這慣打姦夫的圈套。我臂尖難禁這頓拷！梅香你開，大娘休焦！險些不大棍無情，打折我腰。」月娘道：「賊才料，你還敢嘴兒挑！常言水厚三尺不是一日惱；最恨無端難恕饒。虧你呵！再倘着筒兒滿棒剪稻，你再敢不敢？我把你這短命王鸞兒割了，教你直氣到老。」

當下月娘率領雪娥，并來與兒媳婦來昭妻一丈青，中秋兒，小玉綉春衆婦人，七手八腳，按下地下，拿棒槌短棍，打了一頓。西門大姐，走過一邊，也不來救。打的這小夥兒急了，把褲子脫了，說的衆婦女看見，都丟下棍棒亂跑了。月娘又是那惱，又是那羞，口裏罵道：「好個沒根基的王八羔子！」經濟口中不言，心中暗道：「若不是我這個好法兒，怎得脫身？」於是扒起來，一手兜着褲子，往前走了。月娘隨令小廝跟隨，教他算帳，交與付夥計。經濟自然也有立不住，一面收拾衣服鋪蓋，也不作辭，使性兒一直出離西門慶家，逕往他舅舅張團練住的他舊房子內住去了。正是：

自古感恩并積恨，
萬年千載不成塵。

潘金蓮在房中聽見打了經濟，趕離出門去了，越發愛上加愛，悶上添悶。一日月娘聽信雪娥之言，使玳安去叫王婆子來。那王婆自從他兒王潮兒跟淮上客人，拐了起車的一百兩銀子來家，得其發跡，也不賣茶了。買兩個跟兒安了盤磨，一張羅櫃，開起磨房來。聽見西門慶宅裏叫他，連忙穿衣就走。到路上問玳安說：「我的哥哥幾時沒見你，又早籠起頭去了！有了媳婦兒不會？」玳安道：「還不曾有哩。」

王婆子道：「我爹沒了，你家誰人請我做甚麼？莫不是你五娘養了兒子了，請我去抱腰？」玳安道：「俺五娘倒沒養兒子，倒養了女婿；俺大娘請你老人家，領他出來嫁人。」王婆子道：「天麼天麼！你看麼！我說這淫婦，死了你爹，原守不住，只當狗，改不了吃屎，就弄碜兒來了！就是你家大姐，那女婿子？他姓甚麼？」玳安道：「他姓陳，名喚陳經濟。」王婆子道：「莫想着去年，我爲何老九的，去央煩你爹；到宅內你爹不在，賊淫婦他就沒留我房裏坐坐兒，折針也迸不出個來，只叫丫頭倒了一鍾清茶，我吃了出來了！我只道千年萬歲在他家，如何今日也還出來？好個浪家子淫婦！休說我是你個學主，替你坐成了恁好人家；就是世人進去，也不該那等大意。」玳安道：「爲他和俺姐夫在家裏毆作癩亂，昨日差些兒，沒把俺大娘氣殺了哩！俺姐夫已是打發出去了，只有他老人家，如今教你領他去哩。」王婆子道：「他原是轎兒來，少不得還叫頂轎子；他也有個箱籠來，這裏少不的也與他個箱子兒。」玳安道：「這個少不的，俺大娘他有個處。」兩個說話中間，到於西門慶門首，進入月娘房裏，道了萬福坐下。丫鬚拿茶來吃了，月娘便道：「老王無事不請你來。」悉把潘金蓮如此這般，上項說了一遍：「今來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一客不煩二主，還起動你領他出去。或聘嫁，或打發，教他乞自在飯去罷。我男子漢已是沒了，招攬不過這些人來。說不的，當初死鬼，爲他丟了許多錢底那話了，就打他恁個銀人兒也有。如今隨你聘嫁，多少兒，教得來我替他爹念個經兒，也是一場勾當。」王婆道：「你老人家是稀罕這錢的？只要把禍害離了門，就是了。我知道，我也不肯差了。」又道：「今日好日，就出去。」

罷。又一件：他當初有個箱籠兒，有頂轎兒來，也少不得與他頂轎兒坐了去。月娘道：「箱子與他一個，轎子不容他坐。」小玉道：「俺奶奶氣頭上，便是這等說，到臨岐，少不得僱頂轎兒。不然街坊人家看着，拋頭露面的，不乞人家笑話？」月娘不言語了。一面使丫環誘春，前邊叫金蓮來。這金蓮一見王婆子在房裏，就睜了。向前道了萬福，坐下。王婆子開言便道：「你快收拾了。剛纔大娘說，教我今日領你出去哩。」金蓮道：「我漢子死了，多少時兒？我爲下甚麼是非？作下甚麼歹來！如何平空打發我出去？」王婆道：「你休稀里打哄，做啞裝聾！自古道：蛇鑽窟洞蛇知道，各人幹的事兒，各人心裏明白。金蓮，你休呆裏撒奸！兩頭白面說長并道短，我手裏使不的你巧語花言，幫閑鑽懶。自古沒個不散的筵席，出頭樣兒先朽爛。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蒼蠅不鑽沒縫兒彈。你休把養漢當飯！我如今要打發你上陽關。」金蓮道：「你打人休打臉，罵人休揭短！常言一鷄死了一鷄鳴，誰打羅，誰吃飯，誰人常把銀簪子戳？那個長將席蔭兒支着眼？爲人還有相逢處，樹葉兒落，還到根邊。你休要把人赤手空拳，往外攆；是非莫聽小人言！正是女人不穿嫁時衣，男兒不吃分時飯，自有徒牢話歲寒。」當下金蓮與月娘，亂了一回。月娘到他房中打點：與了他兩個箱子，一張抽簪桌兒，四套衣服，幾件梳簪釵環，一床被褥。其餘他穿的鞋腳，都鎖在箱內。把秋菊叫得後邊來，一把鎖把他房門鎖了。金蓮穿上衣服，拜辭月娘，在西門慶靈前，大哭了一場。又走到孟玉樓房中，也是姊妹相處了一場，一旦分離，兩個落了一回眼淚。玉樓悄悄瞞着月娘，與了他一對金碗簪子，一套翠藍緞襖紅裙子，說道：「六姐，奴與你離多

會少了；你看個好人家，往前進了門。自古道千里長蓬，也沒個不散的筵席；你若有了人家，使人來對奴說聲——奴往那裏去，順便到你那裏看你去，也是姊妹情腸。」於是酒淚而別。臨出門，小玉送金蓮悄悄與了金蓮兩根金頭簪子。金蓮道：「我的姐姐，你倒有一點人心兒在我！」轎子已在大門首，王婆又早僱人，把轎籠桌子，抬的先去了；獨有玉樓小玉，送金蓮到門首，坐上轎子纔回。正是：

世上萬般哀苦事，
除非死別共生離。

卻說金蓮到王婆家，王婆安插他在裏間。晚夕同他一處睡。他兒子王潮兒，也長成一條大漢，籠起頭來了；還未有妻室，外間支着床子睡。這潘金蓮次日依舊打扮，喬眉，喬眼，在簾下看人。無事坐在炕上，不是描眉畫眼，就是彈弄琵琶。王婆不在，就和王潮兒鬪葉兒下棋；那王婆自去掃麵喂養驢子，不去管他。朝來暮去，又把王潮兒刮刺上了。晚間等的王婆子睡着了，婦人推下炕溺尿，走出外間床子上，和王潮兒兩個，搖的床子一片響聲。被王婆子醒來聽見，問那裏響？王潮兒道：「是櫃底下貓捕的老鼠響。」王婆子睡夢中，喃喃喃喃，口裏說道：「只因有這些麝麝在屋裏，引的這扎心的，半夜三更耗得人，不得睡！」良久，又聽見勦彈，搖的床子格支支響。王婆又問：「那裏響？」王潮道：「是貓咬老鼠，鑽在炕洞底下嚼的響。」婆子側耳，果然聽見貓在炕洞裏嚼耗子，方纔不言語了。婦人和小廝完事，依舊悄悄上炕睡去了。有幾句雙關，說得這老鼠好：

你身軀兒小，膽兒大；嘴兒尖，心裏皮！見了人藏藏躲躲，耳邊廂叫叫啼啼，攪得人半夜三更

不睡。不行正人會，偏好鑽穴隙；更有一種兒不老實，到底放不了偷懶抹嘴。

有日陳經濟打聽得金蓮出來，還在王婆子家聘嫁；提著兩吊銅錢，帶着銀錢，走到王婆子家來。婆子正在門前掃驢子撒下的糞。這經濟向前，深深地唱個喏。婆子問道：「哥哥你做甚麼？」經濟道：「請借裏邊說話。」王婆便讓進裏面。經濟揭起眼紗，便道：「動問西門大官人宅內，有一位娘子潘六姐，在此出嫁？」王婆便道：「你是他甚麼人？」那經濟嘻嘻笑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是他兄弟，他是我姐姐。」那王婆子眼上眼下，打量他一回說：「他有甚兄弟，我不知道？你休哄我！你莫非不是他家女婿姓陳的？來此處撞驢子，我老娘手裏放不過。」經濟笑向腰裏解下兩吊銅錢來，放在面前說：「這兩吊錢權作王奶奶一茶之費；教我且見一面，改日還重謝你老人家。」婆子見錢，越發喬張豉起來，便道：「休說謝的話。他家大娘子分付將來，不教閑雜人來看他。咱放個身說話，你既要見姪兒一面，與我五兩銀子；見兩面與我十兩；你若娶他，便與我一百兩銀子。我的十兩媒人錢在外，我不管閑帳。你如今兩串錢兒，打水不渾的做甚麼？」經濟見這虔婆口硬不收錢，又向頭上，拔下一對金頭銀腳簪子，重五錢；殺鷄扯腿跪在地下，說道：「王奶奶，你且收了！容日再補一兩銀子來與你，不敢差了。且容我見他一面，說些話兒則個。」那婆子於是收了他簪子和錢，分付：「你進去見他，說了話，就與我出來；不許你涎眉睜目，只顧坐着。所許那一兩頭銀子，明日就送來與家。」於是掀簾放經濟進裏間。婦人正坐在炕邊納鞋，看見經濟，放下鞋扇，會在一處。埋怨經濟：「你好人兒！弄的我前不着村，後不着店，

有上稍，沒下稍，出醜惹人嫌。你就影兒不見，不來看我看兒了！我娘兒們好好兒的，拆散開你東我西，皆因是爲誰來！」說着扯住經濟，只顧哭泣。王婆又嘆哭，恐怕有人聽見。經濟道：「我的姐姐！我爲你剝皮割肉，你爲我受氣耽羞，怎不來看你？昨日到薛嫂兒家，已知春梅實在守備府裏去了。又打聽你出離了他家門，在王奶奶這邊聘嫁；今日特來見你一面，和你計議。咱兩個恩情難捨，拆散不開，如之奈何？我如今要把他家女兒休了，問他要我家先前寄放金銀箱籠；他若不與我，我東京萬壽門一本狀進下來，那時他雙手奉與我還是遲了。我暗地裏假名托姓，一頂轎子，娶你到家用。咱兩個永遠團圓，做上個夫妻，有何不可？」婦人道：「現今王乾娘要一百兩銀子，你有這些銀子與他？」經濟道：「如何要這許多？」婆子說道：「你家大丈母說：當初你家爹，爲他打個銀人兒也還多；定要一百兩銀子，少一絲毫也成不的。」經濟道：「實不瞞你老人家說，我與六姐打得熟了，拆散不開；看你老人家下願，退下一半兒來，五六兩銀子也罷。我往張舅那裏，典上兩三間屋子，娶了六姐家去，也是春風一度。你老人家少轉些兒罷！」婆子道：「休說五十兩銀子，八十兩也輪不到你手裏了。昨日潮洲販紬絹何官人，出到七十兩；大街坊張二官府，如今見在提刑院掌刑，使了兩個節級來，出到八十兩上，擎着兩封銀子來兌，還成不的，都回去了。你這小孩兒家空口來說空話，倒還敢奚落老娘，老娘不道的吃傷了哩。」當下一陣走出街上，大吆喝說：「誰家女婿，要娶丈母？還來老娘屋裏放屁！」這經濟慌了，一手扯進婆子來，雙膝跪下，央及：「王奶奶鑒！我依了舅奶奶，價值一百兩銀子罷。爭奈我父

親在東京，我明日起身，往東京取銀子去。」婦人道：「你既爲我一場，休與乾娘爭執，上緊取去；只恐來遲了，別人娶了奴去了，就不是你的人了。」經濟道：「我僱上頭口，連夜兼程。多則半月，少則十日，就來了。」婆子道：「常言先下米，先食飯。我的十兩銀子在外，休要少了。我的說明白着。」經濟道：「這個不必說，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說畢，經濟作辭出門，到家收拾行李。次日早僱頭口，上東京取銀子去了。此一去，正是：

青龍與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王婆子貪財受報 武都頭殺嫂祭兄

平生作善天加福，若是剛強定禍殃。

舌爲柔和終不損，齒因堅硬必遭傷。

杏桃秋到多零落，松柏冬深愈翠蒼。

善惡到頭終有報，高飛遠走也難藏。

話說陳經濟僱頭口起身，叫了張團練一個伴當跟隨，早上東京去不題。

却表吳月娘打發潘金蓮出門，次日使春鴻叫薛嫂兒來，要賣秋菊。這春鴻正走到大衙，撞見應伯爵叫住，問春鴻：「你往那裏去？」春鴻道：「家中大娘，使小的叫媒人薛嫂兒去。」伯爵問：「叫媒人做甚麼？」春鴻道：「賣五娘房裏秋菊丫頭。」伯爵又問：「你五娘爲甚麼打發出來，在王婆子家住着？說要尋人家嫁人，端的有此話麼？」這春鴻便如此這般：「因和俺姐夫有些說話，大娘知道了，先打發了春梅小大姐，然後打了俺姐夫一頓，趕出往家去了。昨日纔打發出俺五娘來。」伯爵聽了，點了點頭兒，說道：「原來你五娘和你姐夫有樁兒！看不出人來！」又向春鴻說：「孩兒你爹已是死了，你只顧還在他家做甚麼？終是沒出產。你心裏還要歸你南邊去，這裏尋個人家跟罷。心下如何？」春鴻道：「便是這般說。老爹已是沒了，家中大娘，好不嚴緊。各處買賣都收了，房子也賣了。孝意兒，晝重

兒，多走了。也攔不遏這許多人口來。小的待回南邊去，又沒順便人帶去；這城內尋個人家跟，又沒個門路。」爵伯道：「傻孩兒！人無遠見，安身不牢；千山萬水，又往南邊去做甚？誰人帶去？你肚裏會幾句唱，愁這城內尋不出主兒來答應？我如今舉保個門路與你：如今大街坊張二老爹家，有萬萬貫家財，百間房屋，見頂補了你爹，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戶；如今你二娘，又在他家做了二房，我把你送到他宅中答應他。他見你會唱南曲，管情一箭就上垛，留下你做個親隨大官兒，又不比在你這家裏。他性兒又好，年紀小小，又個儻，又好愛好。你就是個有造化的。」這春鴻扒到地下，就磕了個頭：「有累二爹，小的若見了張老爹，得一步之地，買禮與二爹磕頭。」伯爵一把手拉着春鴻說：「傻孩兒，你起來！我無有個不作成人的。肯要你謝？你那得錢兒來？」春鴻道：「小的去了，只怕家中大娘，找尋小的怎了！」伯爵道：「這個不打緊，我問你張二老爹，討個帖兒；封一兩銀子與他家；他家銀子不敢受，不怕把你雙手兒送了去。」說畢，春鴻往薛嫂兒家，叫了薛嫂兒，見月娘領秋菊出來。只賣了五兩銀子，交與月娘，不在話下。

却說應伯爵，領春鴻到張二官宅裏，見了張二官。見他生的青秀，又會唱南曲，就留下他答應。使琴童拜帖兒，封了一兩銀子，往西門慶家，討他箱子。那日吳月娘家中，正陪雲離守娘子范氏吃酒。先是雲離守襲過哥雲將參將指揮補在清河左衛做同知，見西門慶死了，吳月娘守寡，手裏有東西，就安心有垂涎圖謀之意；此日正買了八盤菓果禮物，來看月娘。見月娘生了孝哥，范氏房內亦有一女，方兩月兒，

要與月娘結親，那日吃酒，遂兩家割衫襟，做了兒女親家，留下一雙金環爲定禮。聽見玳安兒奉進張二官府帖兒，并一兩銀子，說春鴻投在他家答應去了，使人來討他箱子衣服。月娘見他現做提刑官，不好不與他；銀子也不會收，只得把箱子與將出來。初時應伯爵對張二官說：「西門慶第五娘子潘金蓮，生的標致，會一手琵琶；百家詞曲，雙陸象棋，無不通曉；又會寫字。因爲年小守不的，又和他大娘子合氣，今打發出來，在王婆家聘嫁人。」這張二官，一替兩替，使家人拏銀子往王婆家相看。王婆只推他大娘子分付，不倒口要一百兩銀子。那人來回講了幾遍，還到八十兩上，王婆還不吐口兒。落後春鴻到他宅內，張二官聽見春鴻說：「婦人在家養着女婿，因爲如此，打發出來。」這張二官就不要了；對着伯爵說：「我家現放着十五歲未出幼兒子，上學攻書；要這樣婦人來家做甚？」又聽見李嬌兒說：「金蓮當初用毒藥攔佈死了漢子，被西門慶占將來家。又偷小廝。把第六個娘子生了兒子，娘兒兩個，生生吃他害死了。」以此張二官就不要了。

話分兩頭：却說春梅賣到守備府中，守備見他生的標致伶俐，舉止動人，心中大喜。與了他三間房住，手下使一個小丫鬟。就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三日，替他裁了兩套衣裳，薛嫂兒去，賞了薛嫂兒五錢銀子，又買了個使女扶持他，立他做二房。大娘子一目失明，吃長齋念佛，不管閑事。還有生姐兒的孫二娘，在東廂房住。春梅在西廂房，各處鑰匙，都教他掌管，甚是寵愛他。一日聽薛嫂兒說，潘金蓮出來了，在王婆家聘嫁；這春梅晚夕，啼啼哭哭，對守備說：「俺娘兒兩個，在一處廝守這幾年，他大氣兒

不會呵着我，把我當親女兒一般看承；自知拆散開了一不想今日他也出來了！你若肯娶將他來，俺娘兒們還在一處過好日子。」又說：「他怎的好模樣兒，諸家詞曲兒都會，又會彈琵琶。聰明俊俏，百伶百俐。屬龍的，今纔二十二歲兒；他若來，奴情願做第三的也罷。」於是把守備念轉了。使手下親隨張勝，李安，封了兩方手帕，二錢銀子，往王婆家相看。果然生得好個出色的婦人。王婆開口指稱他家大娘子，要一百兩銀子；張勝李安講了半日，還了八十兩，王婆還不肯，走來回守備。又添了五兩，復使二人擎着銀子，和王婆子說；王婆子只是假推他大娘子不肯，不轉口兒要一百兩。媒人錢，要不要罷，天也不使空人。這張勝，李安，只得又擎回銀子來稟守備。丟了兩日。怎禁這春梅晚夕，哭哭啼啼，好歹再添幾兩銀子，娶了來，和奴做伴兒，死也甘心。守備見春梅只是哭泣，只得又差了大管家周忠，同張勝，李安，氈包內擎着銀子，打開與婆子看；又添到九十兩上。婆子越發張致起來，說：「若九十兩到不的如今，提刑張二老爹家，抬的去了。」這周忠就惱了。分付李安，把銀子包了，說道：「三隻輪滾處尋，兩脚老婆愁那裏尋不出來？這老淫婦連人也不識！你說那張二官府怎的，俺府裏老爺管不着你？不是新娶的小夫人，再三在老爺跟前說念，要娶這婦人；平白出這些銀子，要他何用？」李安道：「勸請俺兩番三次來回走，賊老淫婦，越發驕哥兒了！」拉周忠說：「管家哥，咱去來；到家回了老爺，好不好，教牢子擎去，拶與他一頓好拶子。」這婆子終是貪着陳經濟那口食，由他罵，只是不言語。二人到府中，回稟守備說：「已添到九十兩，還不肯。」守備說：「明日爰與他一百兩，擎轎子抬了來罷。」

周忠說：「爺，就添了一百兩，王婆還要五兩媒人錢！且丟他兩日；他若張致，拿到府中，且拶與他一頓拶子，他纔怕。」看官聽說，大段潘金蓮，生有地兒死有處。不爭被周忠說這兩句話，有分交這婦人：從前作過事，今朝沒興一齊來。有詩爲證：

人生雖未有前知，禍福因由更問誰？

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按下一頭，却說一人。單表武松自從西門慶發孟州牢城充軍之後，多虧小管營施恩看顧。次後施恩與蔣門神，爭奪快活林酒店，被蔣門神打傷，央武松出力，反打了蔣門神一頓。不想蔣門神妹子玉蘭，嫁與張都監爲妾，賺武松去，假捏賊情，將武松拷打，轉又發安平寨充軍。這武松走到飛雲浦，又殺了兩個公人，復回身，殺了張都監，蔣門神，全家老小，逃躲在施恩家。施恩寫了一封書，皮箱內封了一百兩銀子，教武松到安平寨；與知寨劉高，教看顧他。不想路上，聽見太子立東宮，放郊天大赦，武松就遇赦回家。到清河縣，下了文書，依舊在縣當差，還做都頭。來到家中，尋見上鄰姚二郎，交付迎兒。——那時迎兒已長大十九歲了，收攬來家，一處居住。打聽：西門慶已死，你嫂子出來了，如今還在王婆家，早晚嫁人。這漢子聽了，舊仇在心。正是：

踏破鐵鞋無處覓，得來全不費工夫。

次日裏懷穿衣，逕出門來到王婆門首。金蓮正在簾下站着，見武松來，連忙閃入裏間去。武松掀開簾

子，來問王媽媽在家？那婆子正在磨上掃麵，連忙出來應道：「是誰叫老身？」見是武松，道了萬福，武松深深唱喏。婆子道：「武二哥且喜，幾時回家來了？」武松道：「遇赦回家，昨日纔到。一向多累媽媽看家，改日相謝。」婆子笑嘻嘻道：「武二哥，比舊時保養，鬍子楂兒也有了；且是好身量，在外邊又學得這般知禮！」一面讓坐，點茶吃了。武松道：「我有一樁事和媽媽說。」婆子道：「有甚事，武二哥只顧說。」武松道：「我聞的人說，西門慶已是死了，我嫂子出來，在你老人家這裏居住。敢煩媽媽對嫂子說：他若不嫁人便罷；若是嫁人，如今迎兒大了，娶得嫂子家去，看管迎兒；早晚招個女婿，一家一計過日子，庶不教人笑話。」婆子初時還不吐口兒，便道：「他是在我這裏，倒不知嫁人不嫁人。」次後聽見武松重謝他，便道：「等我慢慢和他說。」那婦人便簾內聽見武松言語要娶他看管迎兒；又見武松在外，出落得長大，身材胖了，比昔時又會說話兒；舊心不改，心下暗道：「這段姻緣，還落在他家手裏。」就等不得王婆叫，他自己出來，向武松道了萬福。說道：「既是叔叔還要奴家去看管迎兒，招女婿成家，可知好哩！」王婆道：「又一件，如今他家大娘子，要一百兩雪花銀子，纔嫁人。」武松道：「如何要這許多？」王婆子道：「西門大官人，當初爲他，使了許多，就打恁個銀人兒也勾了。」武松道：「不打緊，我既要請嫂嫂家去，就使一百兩也罷。另外破五兩銀子，謝你老人家。」這婆子聽見，喜歡的屁滾尿流，沒口說：「還是武二哥知禮！這幾年江湖上見的事多，真是好漢。」婦人聽了此言，走到屋裏，又燙點了一盞瓜仁泡茶，雙手遞與武松吃了。婆子問道：「如今他家

要發脫的緊；又有三四處，官戶人家爭着娶，都回阻了價錢不兌；你這銀子，作這些便好。常言：先下米，先吃飯，千里姻緣着線牽。休要落在別人手內。」婦人道：「既要娶奴家，叔叔上緊些！」武松便道：「明日就來兌銀，晚夕請嫂嫂過去。」那王婆還不信武松有這些銀子，胡亂答應去了。到次日武松打開皮箱，拿出小管營施恩與知寨劉高那一百兩銀子來。又另外包了五兩碎銀子，走到王婆家，擎天平兌起來。那婆子看見白晃晃，擺了一桌銀子，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雖是陳經濟許下一百兩，上東京去取，不知幾時到來！仰着合着，我見鐘不打，却打鑄鐘？又見五兩謝他，連忙收了，拜了又拜，說道：「這是武二哥曉禮！知人甘苦。」武松道：「媽媽收了銀子，今日就請嫂嫂過門。」婆子道：「武二哥，且是好急性！門背後放花兒，你等不到晚了呢。也待我往他大娘子那裏，交了銀子，纔打發他過去。」又道：「你今日帽兒光光，晚夕做個新郎。」那武松緊着，心中不自在；那婆子不知好歹，又奚落他。打發武松出門，自己尋思：他家大娘子，自交我發脫，又沒和我則定價錢；我今胡亂與他一二十兩銀子，滿纂的就是了。綁着鬼，也落他多一半養家。一面把銀鑒下二十兩銀子，往月娘家裏交割明白。月娘問：「甚麼人家娶了去了？」王婆道：「鬼兒沿山跑，還來歸舊窩，嫁了他小叔。還吃舊鍋裏粥去了！」月娘聽了，暗中跌脚，常言：「仇人見仇人，分外眼瞋明。」與孟玉樓說：「往後死在他小叔手裏罷了。那漢子殺人不展眼，豈肯干休？」不說月娘家中嘆息，却表王婆交了銀子到家，下午時，教王潮兒，先把婦人箱籠桌兒送過去。這武松在家又早收拾停當，打下酒肉，安排下菜蔬。晝上婆

子領婦人進門，換了孝，戴了新髻，身穿紅衣服，搭着蓋頭。進門來，見明間內明亮點着燈燭，武大靈牌供養在上面；先自有些疑忌。由不的髮似人揪，肉如鈎搭。進入門來，到房中，武松分付迎兒，把前門上了栓，後門也頂了。王婆見了，說道：「武二哥我去罷，家裏沒人。」武松道：「媽媽請進房裏吃盞酒。」武松教迎兒拿茶蔬，擺在桌上。須臾盪上酒來，請婦人和王婆吃酒。那武松也不讓，把酒斟上，一連吃了四五碗酒。婆子見他吃得惡，便道：「武二哥，老身酒勾了，放我去，你兩口兒自在吃盞兒罷！」武松道：「媽媽且休得胡說，我武二有句話問你！」只聞噦的一聲響，向衣底掣出一把二尺長刀，薄背厚刃，扎刀子來。一隻手籠着刀靶，一隻手按住掩心，便睜圓怪眼，倒豎剛鬚，便道：「婆子休得吃驚。自古冤有頭，債有主，休推睡裏夢裏。我哥哥性命，都在你身上。」婆子道：「武二哥，夜晚了酒醉，舉刀弄杖，不是耍處！」武松道：「婆子休胡說！我武二就死也不怕。等我問了這淫婦慢慢來問你這老猪狗。若動一動步兒，身上先吃我五七刀子！」一面回過臉來看着婦人罵道：「你這淫婦，纏着我哥哥怎生謀害了？從實說來！我便饒你！」那婦人道：「叔叔如何冷鍋中豆兒爆？好漢道理。你哥哥自害心疼病死了，于我甚事？」說猶未了，武松把刀子拴槍的插在桌子上，用左手揪住婦人雲鬢，右手匹胸提住，把桌子一脚踢翻，碟兒碗兒都落地打得粉碎。那婦人能有多大氣脈？被這漢子隔桌子輕輕提將過來，拖出外間，繫桌子前；那婆子見頭勢不好，便去奔前門走。前門又上了栓，被武松大剝步趕上揪着在地。用腰間圍帶解下來，四手四腳捆住，如猿猴獻果一般。便脫身不得。口中只叫：「鄧頭，不消

「蠢猪！大猪子自個出來，不干我事！」武松道：「老猪狗！我都知道。你賴那個？你教西門慶那廝，發我充軍去，今日我怎生又回家了。西門慶那廝却在那里？你不說時，先劓了這個淫婦，後殺你這老猪狗。」提起刀來，便望那婦人臉上撇兩撇，婦人慌忙叫道：「叔叔且饒！放我起來，等我說便了。」武松一提，提起那婆娘剝淨了，跪在靈桌子前。武松喝道：「淫婦快說！」那婦人認得魂不附體，只得從實招說。將那時收簾子打了西門慶起，并做衣裳入馬通姦；從怎的騙傷了武大心坎，因何下藥；王婆怎地教唆下毒，撥置燒化；又怎地娶到家去，一五一十，從頭至尾，說了一遍。王婆聽見，只是暗地叫苦說：「傻才料！你實說了，却教老身怎地支吾？」這武松一面就靈前一手揪着婦人，一手澆奠了酒，把紙錢點着，說道：「哥哥你陰魂不遠，今日武二與你報仇雪恨！」那婦人見頭勢不好，纔待大叫，被武松向爐內搗了一把香灰，塞在他口，就叫不出來了。然後腦揪番在地，那婦人掙扎，把紙錢響環都滾落了。武松恐怕他掙扎，先用油靴只顧踢他肋肢，後用兩隻腳踏他兩隻胳膊，便道：「淫婦！自說你伶俐，不知你心怎麼生着？我試看一看！」一面用手去攤開他胸脯。說時遲，那時快，把刀子去婦人白腹裏心窩內只一剗，剗了個血窟窿，那鮮血就冒出來。那婦人就星眸半閃，兩隻腳只顧登踏。武松口裏着刀子，離手去幹開他胸脯，撲挖的一聲，把心肝五臟，生扯下來。血凝凝，供在靈前，後方一刀，割下頭來，血流滿地。迎見小女在旁看見，說的只掩着臉。武松這漢子，端的好狠也！可憐這婦人，正是：

三寸氣在千般用，
一旦無常萬事休。

亡年三十二歲。但見手到處，青春喪命；刀落時，紅粉亡身。七魄悠悠，已赴森羅殿上；三魂渺渺，應歸無間城中。星眸緊閉，直挺挺，屍橫光地下；銀牙半咬，血淋淋，頭在一邊。好似初春大雪，壓折金線；臘月狂風，吹折玉梅花。這婦人，嬌媚不知歸何處？芳魂今夜落誰家？古人有詩一首，單悼金蓮，死的好苦也：

堪悼金蓮誠可憐，

衣服脫去跪靈前；

誰知武二持刀殺，

只道西門綁腿頑。

往事堪嗟一場夢，

今身不值半文錢；

世間一命還一命，

報應分明在眼前。

當下武松殺了婦人。那婆子看見，大叫：「殺人了！」武松聽見他叫，向前一刀，也割下頭來，拖過屍首；一邊將婦人心肝五臟，用刀插在樓後房簷下。那時也有初更時分，倒扣迎兒在屋裏。迎兒道：「叔叔，我也害怕！」武松道：「孩兒，我顧不得你了。」武松跳過王婆家來，還要殺他兒子王潮兒。不想王潮合當不該死；聽見他娘這邊叫，就知武松行兇。推前門不開，叫後門也不應，慌的走去街上叫保甲。那兩隣明知武松兇惡，誰敢向前？武松跳過牆來，到王婆房內，只見點着燈，房內一人也沒了。一面打開王婆箱籠，就把他衣服撒了一地。那一百兩銀子，止交與吳月娘二十兩，還剩了八十五兩，并些釵環首飾，武松一股皆休，都包裹了。捉了朴刀，越後牆趕五更換出城門，投十字坡，張青夫婦那里躲住；

做了頭陀，上梁山爲盜去了。正是：

平生不作瀟湘事，
世上應無切齒人。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潘金蓮托夢守禦府 吳月娘布福蓼緣僧

上臨之以天靈，下察之以地祇。

明有王法相制，暗有鬼神相隨。

忠直可存於心，喜怒戒之在氣。

爲不節而忘家，因不廉而失位。

勸君自警平生，可笑可驚可畏。

話說武松，殺了婦人王婆，劫去財物，逃上梁山爲盜去了。

却表王潮兒，去街上叫保甲，見武松家前後門都不開；又王婆家，被劫去財物，房中衣服，丟的地下，橫三豎四，就知是武松殺死二命，劫取財物而去。未免打開前後門，見血漉漉，兩個死屍，倒在地下。婦人心肝五臟，用刀插在後樓房簷下。迎兒倒扣在房中，問其故，只是哭泣。次日早衙，呈報到本縣。殺人兇刃，都拿放在面前。本縣新任知縣，也姓李，雙名昌期。乃河北真定府，藁城縣人氏。聽見殺人公事，即委差當該吏典，拘集兩隣保甲并兩家苦主，王潮迎兒，眼同招出。當街如法檢驗，生前委被武松因急帶酒，殺潘氏王婆二命。疊成文案，就委地方保甲，掩埋看守。掛出榜文，四廂人差跟尋，訪拿正犯武松。有人首告者，官給賞銀五十兩。守備府中，張勝李安，打着一百兩銀子，到王婆家。看

見王婆婦人，俱已被武松殺死，縣中差人檢屍，捉拿兇犯。二人回報到府中。春梅聽見婦人死了，整哭了二三日，茶飯都不吃。慌了守備，使人門前叫了調百戲的貨郎兒進去，要與他觀看，只是不喜歡。日逐使張勝李安，打聽拿住武松正犯，告報府中知道。不在話下，按下一頭。

却表陳經濟，前往東京取銀子，一心要贖金蓮，成其夫婦；不想走到半路，撞見家人陳定，從東京來告說：家爺沉重之事：「奶奶使你請大叔往家去，囑托後事。」這經濟一聞其言，兩程做一程，路上慢行。有日到東京，他姑夫張世廉家。張世廉已死，止有姑娘兒在；他父親陳洪已是沒了三日光景，滿家帶孝。經濟參見他父親靈床，與他母親張氏，并姑娘磕頭。張氏見他長成人，母子哭做一處，通同商議；如今一則以喜，一則以憂。經濟便道：「如何是喜？如何是憂？」張氏道：「喜者：如今且喜朝廷冊立東宮，郊天大赦。憂則不想你爹爹得病，死在這里；你姑夫又沒了，姑娘守寡，這里住着，不是常法！方使陳定叫將你來，和你打發你爹爹靈柩，回去葬埋，也是好處。」這經濟聽了，心內暗道：這一會發送裝載靈柩家小粗重上車，少說也得許多日期耽擱，却不悞了娶六姐？不如此這般先謁了兩車細軟箱籠家去，待娶了六姐，再來搬取靈柩不遲。一面對張氏說道：「如今隨路盜賊，十分難走。假如靈柩家小箱籠，一同起身，若說數輛車駝，未免起眼；倘遇小嘍囉怎了？寧可就遲不就錯，先押兩車細軟箱籠家去，收拾房屋；母親後和陳定家眷，跟父親靈柩，過年正月間起身回家，寄在城外寺院，然後做齋念經，入塋葬安，也是不遲。」張氏終是婦人家合，不一時聽經濟巧言念轉。先打點細軟箱籠，裝

載兩大車，上插旗號，扮做香車。從臘月初一東京起身，不上數日，到了山東清河縣家門首；對他舅舅張團練說：「父親已死，母親押靈車，不久就到。我押了兩車行李，先來收拾，打掃房屋。」他舅舅聽說：「既然如此，我須搬回家便了。」一面就令家人搬家活，騰出房子來。這經濟見舅舅搬去，滿心歡喜說：「且得冤家離眼前，落得我娶六姐來家，自在受用。我父親已死，我娘又疼我，先休了那個淫婦，然後一紙狀子，把俺丈母告到官，追要我寄放東西，誰敢道個不字，又挾制俺家充軍人數不成？」正是人便如此如此，天理不然不然。這經濟，早搬接他舅舅出來，然後打了一百兩銀子在腰裏，另外又袖着十兩謝王婆，來到紫石街王婆門首。可霎作怪，只見門前街旁，埋着兩個尸首，上面桿鎗交叉，上面挑着燈籠，門首掛着一張手榜，上書：「本縣爲人命事，凶犯武松殺死潘氏王婆二命，有人捕獲首告官司者，官給賞銀五十兩。」這經濟仰頭還大看了，只見從窩舖中，鑽出兩個人來，喝聲道：「甚麼人看此榜文做甚？見今正身凶犯，捉拿不着，你是何人？」大捩步便來捉獲，這經濟慌的奔走不迭，恰然走到石橋下酒樓邊，只見一個人，頭戴萬字巾，身穿青衲襖，隨後趕到橋下，說道：「哥哥，你好大胆，平白在此看他怎的？」這經濟扭回頭看時，却是一個識熟朋友，跌指甲楊二郎。二人聲喏。楊二郎道：「哥哥，一向不見，那裏去來？」經濟便把東京父死往回之事，告說一遍：「恰才這殺死婦人，是我文人的小潘氏。不知他被人殺了，適纔見了榜文，方知其故。」楊二郎告道：「是他小叔武松，充配在外，遇赦回還，不知因甚殺了婦人，連王婆子也不饒；他家還有個女孩兒，在我姑夫姚二郎家，養活

了三四四年。昨日他叔叔殺了人，走的不知下落。我姑夫將此女縣中領出，嫁與人爲妻小去了。見今這兩個屍首，日久只顧埋着，只是苦了地方保甲看守；更不知何年月日，纔拿住凶犯武松？」說畢，楊二郎招了經濟上酒樓飲酒，與哥哥拂塵。這經濟見那人已死，心中轉痛不下，那裏吃得下酒，約莫飲勾三盃，就起身下樓，作別來家。到晚夕，買了一陌錢紙在紫石街，離王婆門首，遠遠的石橋邊，題着：

「婦人潘六姐，我小兄弟陳經濟，今日替你燒陌錢紙，皆因我來遲一步，誤了你性命。你活時爲人，死後爲神，早保佑捉獲住仇人武松，替你報仇雪恨。我在法場上，看着剗他，方趁我平生之志。」說畢哭泣，燒化了錢紙。經濟回家，關了門戶走歸房中，恰纔睡着，似睡不睡；夢見金蓮身穿素衣，一身帶血，向經濟哭道：「我的哥哥，我死的好苦也！實指望與你相處在一處，不期等你不來，被武松那廝害了性命。如今陰司不收，我白日游遊蕩蕩，夜歸向各處尋討漿水。適間蒙你送了一陌錢紙與我，但只是仇人未獲，我的屍首埋在當街；你可念舊日之情，買具棺材盛了葬埋，免得日久暴露。」經濟哭道：

「我的姐姐；我可知要葬埋你，但恐西門慶家中，我丈母那無仁義的淫婦知道；他自恁賴我，倒趁了他機會。姐姐，你須往守備府中，對春梅說知，教他葬埋你身屍便了。」婦人道：「剛纔奴到守備府中，又被那門神戶尉，攔攔不放。奴須慢慢再哀告他則個。」經濟哭着，還要拉他說話，被他身上一陣血腥氣，撒手掙脫，却是南柯一夢。枕上聽那更鼓時，正打三更一點，說道：「怪哉！我剛纔分明夢見六姐，向我訴告哀腸，教我葬埋之意；又不知甚年何日，拿住武松？是好傷感人也。」正是：

夢中無限傷心事，
獨坐空房哭到明。

不說經濟這里也打聽武松不顯。却表縣中訪拿武松，約兩個月有餘，捕獲不着，已知逃遁梁山爲盜。地方保甲鄰佑，呈報到官，所有兩座屍首，相應責令家屬領埋。王婆屍首，便被他兒子王潮領的埋葬，止有婦人身屍，無人來領。却說府中春梅，兩三日一遍，使張勝李安來縣中打聽回去，只說兇犯還未拿住，屍首照舊埋壓，地方看守，無人敢動。直換過年正月初旬時節，忽一日晚間，春梅作一夢：恍恍惚惚，夢見金蓮雲鬢蓬鬆，渾身是血，叫道：「麗大姐，我的好姐姐！奴死的好苦也！好容易來見你一面，又被門神把住，嘖嘖不敢進來。今仇人武松已是逃走脫了；所有奴的屍首，在街暴露日久，風吹雨洒，雞犬作踐，無人領埋。奴舉眼無親，你若念舊日母子之情，買具棺木把奴埋在一个去處，奴死在陰司，口眼皆閉。」說畢，大哭不止。春梅扯着他，還要問他別的話，被他掙開，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從睡夢中直哭醒來，心內猶疑不定。次日叫進張勝李安分付：你二人去縣前打聽，那裡的婦人婆子屍首，還有無有？張勝李安應諾去了，不多時，走來回報：正犯兇身已逃走脫了，所有殺死身屍，地方看守，日久不便，相應責令各人家屬領埋。那婆子屍首，他兒子招領的去了，還有那婦人，無人來領，還埋在街心。春梅道：「既然如此，我有椿事兒，累你二人，替我幹得來，我還重賞你。」二人跪下：「小夫人說那里話？若有老爺前抬舉小人一二，就消受不了！雖赴湯跳火，敢當不去？」春梅走到房中，拿出十兩銀子，兩疋大布，委付二人：「這死的婦人，是我一個嫡親姐姐，嫁在西門慶家，今日出

來，被人殺死。你二人休教你老爺知道，拿這銀子替我買一具棺材，把他裝殮了，抬出城外，擇方便地方，埋葬停當，我還重賞你。」二人道：「這個不打緊，小人就去。」李安說：「只怕縣中不教你我領屍怎了？須拿老爺個帖兒，下到縣官纔好。」張勝道：「只說小夫人是他妹子，嫁在府中；那縣官不好不依，何消帖子？」於是領了銀子，來到班房內，張勝便向李安說：「想必這死的婦人，與小夫人曾在西門慶家做一處，相結的好，今日方這等爲他費心。相着死了時，整哭了三四日，不吃飯，直教老爺門前叫了調百戲貨郎兒，調與他觀看，還不喜懽；今日他無親人領去，小夫人豈有不葬埋他？咱們若替他幹得些事停當，早晚他在老爺跟前，只方便，你我就是一點福星。見今老爺百依百隨，聽他說話；正經大奶奶，二奶奶，且打靠他。」二畢，二人拿銀子到縣前，遞了領狀，就說他妹子在老爺府中，來領屍首。使了六兩銀子，合了一具棺木，把婦人屍首擲出，把心肝填在肚內，頭用線縫上，用布裝殮停當，裝入材內。張勝道：「就埋在老爺香火院，城南永福寺里。那里有空閑地，葬埋了，回小夫人話去。」叫了兩名伴當，抬到永福寺，對長老說：「宅內小夫人親。」長老不敢怠慢，就在寺後，揀一塊空心白楊樹下那里葬埋。已畢，走來宅內回春海話說：「除買棺材裝殮，還剩四兩銀子。」交割明白。春海分付：「多有起動你二人，將這四兩銀子，拿二兩與長老道堅。教他早晚替他念些經懺，超度他生天。」又拿出一大瓶酒，一腿豬肉，一腿羊肉：「這二兩銀子，你每人將一兩家中盤纏。」二人跪下，那里敢接，只說：「小夫人，若肯在老爺面前抬舉小人，消受不了；這些小勞，豈敢接受銀兩？」春海道：「我賞你

不收，我就惱了。」二人只得磕頭領了出來。兩個班房吃酒，甚是稱念小夫人好處。次日張勝送銀子與長老念經。春梅又與五錢銀子，買紙與金蓮燒，俱不在話下。

却說陳定，從東京載靈柩家眷，到清河縣城外。把靈柩寄在永福寺，待的念經發送歸葬坟內。經濟在家，聽見母親張氏家小車轎到了，父親一怒，寄停在城外永福寺，收卸行李已畢，與張氏磕了頭。張氏怪他就不去接我一接；經濟只道心中不快，家里無人看守。張氏便問：「你舅舅怎的不見？」經濟道：「他見母親到了，連忙搬回家去了。」張氏道：「且教你舅舅住着，慌搬去怎的？」一面他母親張團練，來看他姐姐，姊妹抱頭而哭，置酒叙話，不必細說。次日他娘張氏，早使經濟拿五兩銀子，幾陌金銀錢紙，往門外與長老，替他父親念經。正騎頭口街上走，忽撞遇他兩個朋友，陸大郎，楊大郎，下頭口聲。二人問道：「哥哥往那里去？」經濟悉言：「先父靈柩，寄在門外寺里。明日廿日是終七。家母使我送銀子與長老，做齋念經。」二人道：「兄弟不知老父靈柩到了，有失弔問！」因問：「幾時發引安葬？」經濟道：「也只在一二日之間。念畢經，入坟安葬。」說罷，二人舉手作別。這經濟又叫住，因問：「楊大郎，縣前我丈人的小，那潘氏屍首怎不見？被甚人領的去了？」楊大郎便道：「半月前，地方因捉不着武松，稟了本縣相公，令各家領去葬埋。王婆是他兒子領去；止有婦人屍首，丟了三四日，被守備府中，買了一口棺木，差人抬出城外，永福寺那里葬去了。」經濟聽了，就知是春梅在府中，收葬了他屍首。因問二郎：「城外有幾個永福寺？」二郎道：「本縣南門外，只一個永福寺。是周秀老爺香火。」

院。那裏有幾個永福寺來？」經濟聽了暗喜：就是這個永福寺！也是緣法湊巧，喜得六姐亦葬在此處！一面作別二人，打頭口出城，逕到永福寺中。見了長老，且不說念經之事，就先問長老道：「此處有守備府中新近葬的，一個婦人在那裏？」長老道：「就寺後白楊樹下。說是內宅小夫人的姐姐。」這陳經濟且不參見他父親靈柩；先拿紙錢祭物，到於金蓮墓上，與他祭了。燒化錢紙，哭道：「我的六姐！你兄弟陳經濟敬來與你燒一陌錢紙；你好處安身，苦處用錢。」祭畢，然後纔到方丈內，他父親靈柩跟前，燒紙祭祀。遞與長老經錢，教他二十日，請八衆禪僧，念斷七經。長老接了經櫬，備辦齋供。經濟來家，回了張氏話。二十日，都去寺中拈香；擇吉發引，把父親靈柩，歸到祖塋。安葬已畢來家，母子過日不題。

却表吳月娘。一日二月初旬，天氣融和。孟玉樓、孫雪娥、西門大姐、小玉，出來大門首站立，觀看來往車馬，人烟熱鬧。忽見一簇男女，跟着個和尚，生的十分胖大。頭頂三尊銅佛，身上拘着數枝燈樹，杏黃袈裟風兜袖，赤脚行來泥洹蹠。自言說是五臺山，戒壇上下來的行脚僧，雲遊到此，要化錢糧，蓋造佛殿。當時古人，有幾句讚的這行脚僧好處：

打坐參禪，講經說法。鋪眉苫眼，習成佛祖家風；賴教求食，立起法門規矩。白日里，賣杖搖鈴；黑夜間，舞鎗弄棒。有時門首磕光頭，餓了街前打齋嘴。空色色空，誰見衆生離下土？去來來去，何曾接引到西方？

那和尚見月娘素婦女在門首，向前道了個問訊，說道：「在家老菩薩施主！既生在深宅大院，都是龍華一會上人；貧僧是五臺山下來的，結化善緣，蓋造十王功德，三寶佛殿。仰賴十方施主菩薩，廣種福田，捨資財共成勝事，修來生功果。貧僧只是挑腳漢。」月娘聽了他這般言語，便喚小玉，往房中取一頂僧帽，一雙僧鞋，一吊銅錢，一斗白米。原來月娘平昔好齋僧布施，常時間中，發心做下僧帽僧鞋，預備布施。這小玉取出來，月娘分付：「你叫那師父近前來，布施與他。」這小玉故做嬌態，高聲叫道：「那變卦的和尚，還不過來！俺奶奶布施與你這許多東西還不磕頭哩。」月娘便罵道：「怪墮業的小臭肉兒！一個僧家，是佛家弟子，你有要沒緊，怎謗他怎的？不當家化化的，你這小淫婦兒，到明日不知墮多少罪業！」小玉笑道：「奶奶，這賊和尚我叫他，他怎的把那一雙賊眼，眼上眼下打量我？」那和尚雙手接了鞋帽錢米，打問訊說道：「多謝施主老菩薩，布施布施！」小玉道：「這秃廝好無禮！這些人站着，只打兩個問訊兒，就不與我打一個兒？」月娘道：「小肉兒還怎說白道黑！他一個佛家之子，你也消受不的他這個問訊。」小玉道：「奶奶，他是佛爺兒子，誰是佛爺女兒？」月娘道：「像這比丘尼姑僧，是佛的女兒。」小玉道：「譬如說相薛姑子，王姑子，大師父，都是佛爺女兒？誰是佛爺女婿？」月娘忍不住笑，罵道：「這賊小淫婦兒，學的油嘴滑舌！見見就說下道兒去了。」小玉道：「奶奶只罵我！本等這秃和尚，賊眉豎眼的只看我。」孟玉樓道：「他看你想必認得的，要度脫你去。」小玉道：「他若度我，我就去。」說着，衆婦女笑了一回。月娘喝道：「你這小淫婦兒！專一毀僧謗

佛。」那和尚得了布施，頂着三尊佛，揚長去了。小玉道：「奶奶還嚷我罵他；你看這賊禿，臨去還看了我一眼，纔去了。」有詩單道月娘修善施僧好處：

守寡看經歲月深，
私邪容色久違心；

奴身好似天邊月，
不許浮雲半點侵。

月娘衆人正在門首說話，忽見薛大嫂兒，提着花箱兒，從街上過來，見月娘衆人，道了萬福。月娘問：「你往那里去來？怎的影跡兒不來我這里走走？」薛嫂兒道：「不知我終日窮忙的是些甚麼！這兩日，大街上掌刑張二老爹家，與他兒子娶親，和北邊徐公公做親，娶了他姪兒。也是我和文嫂兒說的親事。昨日三日，擺大酒席，忙的連守備府里，咱家大小姐那里叫我，也沒去；不知怎麼惱我哩！」月娘問道：「你如今往那里去？」薛嫂道：「我有樁事，敬來和你老人家說來。」月娘道：「你有話進來說。」一面讓薛嫂兒到後邊下房坐下。吃了茶，薛嫂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你陳親家，從去年在東京得病沒了。親家母叫了姐夫去，搬取家小靈柩，從正月來家，已是念經發送墳上安葬畢。我只說你老人家這邊知道，怎不去燒張紙兒，探望探望？」月娘道：「你不來說，俺這里怎得曉的？又無人打聽；倒自知道潘家的，吃他小叔兒殺了，和王婆子都埋在一處。却不知如今怎樣了？」薛嫂兒道：「自古生有地兒死有處！五娘他老人家，不因那些事出去了，却不好來？平日不守本分，幹出醜事來出去了；若在咱家里，他小叔兒怎得殺了他？還是仇有頭，債有主！倒還虧了咱家小大姐春梅，越不過娘兒們情

賜，差人買了口棺材，領了他屍首葬埋了。不然，只顧暴露着，又拿不着小叔子，誰去管他？」孫雪娥在旁說：「春梅實在守備府里，多少時兒，就這等大了？手里拿出銀子，替他買棺材埋葬，那守備也不噴，當他甚麼人？」薛嫂道：「耶嚟！你還不知。守備好不喜他，每日只在他房里歇臥。說一句依十句。一娶了他，生的好模樣兒，乖覺伶俐，就與他西廂房三間房住，撥了個使女伏侍他；老爺一連在他房里歇了三夜，替他裁四季衣服。上頭三日吃酒。賞了我一兩銀子，一疋段子。他大奶奶五十歲雙目不明，吃長齋不管事；東廂孫二娘，生了小姐，雖故當家，過着個孩子。如今大小庫房鑰匙，倒都是他拿着。守備好不聽他說話哩！且說銀子，手裏拿不出來？」幾句說的月娘，雪娥，都不言了。坐了一回，薛嫂起身，月娘分付：「你明日來我這裏，備一張祭桌，一疋尺頭，一分冥紙，你來送大姐與他公公燒紙去。」薛嫂道：「你老人家不去？」月娘道：「你只說我心中不好，改日望親家去罷。」那薛嫂約定：「你教那姐收拾下等着我。」飯罷時候，月娘道：「你如今到那裏去？守備府中，不去也罷。」薛嫂道：「不去，就惹他怪死了！他使小伴當叫了我好幾遍了。」月娘道：「他叫你做甚麼？」薛嫂道：「奶奶你不知他，如今有了四五個月身孕了，老爺好不喜歡；叫了我已定賞我。」提着花箱作辭去了。雪娥便說：「老淫婦說沒個行狀兒，他賣守備家多少時，就有了半肚孩子？那守備身邊少說也有幾房頭，莫就興起他來，這等大道？」月娘道：「他還有正景大奶奶，房裏還有一個生小姐的娘子兒哩。」雪娥道：「可又來！到底還是媒人嘴，一尺水，十丈波的。」不因今日雪娥說話。正是：

從天降下錦和繡，
就地引起是非來。

有詩爲證：

曾記當年侍主傍，
誰知今日變風光；
世間萬事皆前定，
莫笑浮生空自忙。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張
明
河

